谿谷集

第三

序

共十四

谿谷先生集卷之五

序 十四首

送巡察鄭公按湖西序

先人之沒今十有二年而執友之處朝者甚多不肖孤蒙未省事不能徧事而受教顧時時獲見於守夢鄭先生焉今年春先生自前國子祭酒承
命按湖右時維適在湖中命至人士相慶旣歸卽謁門下先生溫言誨飭且曰子其爲文贐我維竊念古人贈言蓋出於箴規之義故或弟子而請於師或朋友相贈未嘗有施於所尊者今先生於維

父友也又嘗辱一言之敎則是道之所在何敢當
贈言之義以是辭再三不得命退而伏思之蕃宣
之任盖一方風化係焉其爲職在乎明正道淑人
心以賛朝廷化理至如軍民之政錢穀甲兵之計
莫非其事要之皆非先務之急也湖嶺三路人材
之府庫而文獻之淵藪國家之所恃以爲根本者
也嶺南沐先賢之敎右文尚義其民不偷譪然有
君子之遺風焉不幸先正旣遠而末學横議矯詐
不遜其獘有不可勝言者河西高峯起於湖南而
名人繼作文學蔚然雖風習之美或讓於嶺南而

世稱多士之區未有舍是者焉自世道衰而邪說作朋比締構訌亂軋轢使善類無所容羅全之間太半為鬼蜮之窟穴矣惟湖西處乎其間盖有二南之文明而無其弊故識者皆稱湖西易治苟在上者善導之鄒魯之化不難致矣雞龍之西熊津之南有沙溪先生講學於其間推明先正之道以為教人士多宗之夫是邦之不染於二南之汙者推其所自盖有賴乎此耳今先生與沙溪同道而加之以專制之勢付界之責操可為之道而處可為之地則較之沙溪又有順風之勢焉果能因其

教而輔翼之闡明發揮鼓舞振厲使湖中士習翕然丕變一出於正旁及二南亦皆棄其舊汙聞風而興起則向所謂明正道淑人心者庶幾在是而生平明德新民之學亦可以無負矣方今　聖上新開講筵經學之士皆欲近淸光承顧問以贊成聖德之萬一林居巖棲之士莫不洋洋動氣而先生受　命湖海之遠不得以誠正之說啓沃吾君有志之士莫不咨嗟歎惜而維之愚獨以爲君子之展其學何間內外苟先生之道行乎湖中而被乎二南使國家根本之地得其理而文明之盛

則格君化俗之士將自此蔚興而可以賛教化成
至治其利之博顧何小於在内哉小子顓蒙識未
有知旣承眷眷之命不敢黙然而已謹以是獻焉

送髙書狀善行赴京師序

髙君善行之將走京師也踵門而謁張子曰今吾
出於偏邦遊於上國渉乎　天子之庭自謂足以
盡天下之大觀也吾子以爲何如張子曰夫自大
觀小者失之偎自小觀大者失之餒餒則喪其守
喪其守則視而無所見聽而無所聞矣故人必忘
於大然後可以觀於大夫天之畀於人者非以其

⿱雨弱⿱雨弱明明者與⿱雨弱⿱雨弱明明者之在於人也未嘗以古今通塞而夷夏豐嗇也故人能知⿱雨弱⿱雨弱明明者之在我而無待於外則物小而我大無入而不自得物皆供吾之觀而不能奪吾之守其於行天下也豈不綽綽有餘裕哉中國之於我邦也華夷之辨大小之分則姑不論廼人之所歆豔而樂道之者特以壃土之博大山川之雄闊城闕之閎傑貨寶珍怪之充牣人民文采之繁麗而已故觀於其中者目駭神搖恍然自失如井蛙之驚於海也是皆不知至貴之存乎我而徒眩於外物者耳上古

之世大朴未散天子之居僅有茅茨采椽王圻不
過千里況珠於淵捐金於山居居于于而與萬物
並者此何等時也而與今之世何如也古之殼也
何可陋今之後也何足夸夫古之不可陋今之不
足夸者非以其存乎內者耶苟以存乎內者而已
矣則我邦雖偏且陋何獨羨於中國哉橫目之徒
飢食渴飲喜笑怒詈耳聰而目明榮善而恥惡者
普天之下皆同耳存之則爲君子而萬物爲之後
去之則爲小人而後於萬物如斯而已尚可以外
物之豐約而自喪其所守哉若乃禮敎之備人物

之盛可觀而可法者此固中國之所以為懿也然皆人所固有而無間於華夷者彼特先獲焉耳取於彼所以求於己也彼固不當以此自大而我亦不可以此自小也昔者季子札之聘於中國也吳固未離於夷也其於中國之禮樂文章目所未睹而耳所未聞也及其觀於周樂也其言如著通神明無一之不中彼周魯之士大夫童而習之日用而不知者皆是也由此觀之亦存乎其人而已安在其夷與華之異也今子其亦無爽乎靄靄明明之在我者而勿為接於耳目者所眩奪兢兢焉惟

以敏於使事而不辱君命爲心焉則從此以往四千里之遠凡其山河城郭宮室人民文采之壯麗瓌偉可喜而可駭者舉皆供吾之觀而不能奪吾之守而中國之人亦將曰李子之後數千載復於子而睹之矣豈不韙歟高君於是起而謝曰徼吾子之教某也無以知所以觀於大者而殆乎其辱吾君之命也夫請書其說以爲贈行焉

揚馬賦抄序

賦者古詩之流蓋居六義之一焉詩人之賦麗以則其言雍容典雅辭近而指遠故能列於六經識

於博士官學士大夫世守而習之詩變而離騷作離騷者南楚怨慕之聲也其音節疾徐固變於三百篇若其發於情性依於規諷有補於民彜物則之重無二致焉即其餘事亦足爲詞賦祖矣西京之隆成都有司馬長卿者以賦名能爲宏博鉅麗之詞汪洋淩雜馳騁從橫蓋祖述離騷而體格稍變説者謂神化所及非虛言也揚雄氏後出慕而倣之以沉深老健之氣發爲奇崛聱牙之語雖奔軼絶塵或稍後於文園而步驟轍跡如出一軌斯兩家者誠千古詞林之標極也自是之後東都有

班孟堅張平子魏晉有何平叔左太沖諸人竭力摹擬而未能得其影響蓋神藻絕藝獨秉天機終非學力所就也吾友鄭紫元妙年善屬文既以詞賦冠上舍選而其好古文詞益篤乃悉取長卿子雲諸賦倩錦陽都尉手寫編成屬余序之且曰揚馬沒而世無賦外此無足溷吾目矣余謂今世以詞賦取士顧博士家所業自有近代型範即六朝唐宋已過高矣何以揚馬為然余竊念 國家撫中興之運宮闕苑囿制度文物稍稍振作日新矣石渠金馬之上雖不乏大手筆甘泉上林鋪張揚

厲之作自當屬之其人非可容易也然元今雖躋蹬決非久於布衣異日朝廷有大述作則凌雲吐鳳之手其庸可得以辭諸然則今日汲汲於是編者夫誰曰太早計哉如余畸於世者雖齒髮未衰望斷尚書筆札惟當放浪山澤傲睨風雲時爲餐英飲露登山臨水之詞以自抒其湮鬱而已然元以爲如何

賀同知申公慶壽宴詩序

同知申公生於嘉靖癸未至萬曆乙卯閱寒暑已九十有三矣其精力不衰能讀蠅頭字快嚼大胾

硬腊登降層軒峻陛不杖不扶控快馬造請親故
慶吊吉凶不避寒暑風雨說者咸謂人有如公之
壽而不能如公之彊健有如公之彊健而不能如
公之精勤不惰也蓋未有不目公為地行仙者
主上以公高年命進二品秩以寵異之公之胤靈
川公為設慶壽之宴薦紳諸公與其席者皆為詩
文以頌詠其事既而靈川公授簡於維曰子雖不
與是會亦不可無一言維辭謝不獲命因請於靈
川公曰老先生之得此壽也必有其術亦嘗烹粉
草木煉熬金石以充服食乎亦嘗吹噓呼吸吐故

納新以爲脩養乎亦嘗醮星斗事仙靈精虔齋潔
以祈福祐而禱長年乎靈川公曰否無有是也我
公之處世也信口而餐無爲饞而已矣從心而行
無爲僻而已矣飢食渴飲夏葛冬裘日出作日入
息皆與人同而已矣夫何術之有維作而言曰有
是哉此老先生之所以得此壽也天下事有不以
不求而得無爲而致者乎老聃之言曰爲者敗之
執者失之世之人規規於衛生以蘄久生者何適
而非人欲也行人欲而倖天福若之何其能得之
今老先生羸襟異骨得之天賦委命循理以應難

老之錫焉盖於所以養生者猶不數數況於所以傷生者乎脩是道以致其極則於所謂守一處和者亦幾矣千二百歲猶可馴致夫豈未滿百而形遽衰乎靈川公曰善維於是退而賦長句詩一篇以致禱頌之意焉

寄洪勉叔序

洪勉叔之南謫也余送之郊外欲有贈語以其迫於嚴程未暇為也勉叔既入海以書來曰海外無可以自遣者願得子之詩若文以慰別懷且用以自省也余乃進使者而問其風土美悪及勉叔起

居狀使者對曰巨濟在嶺南大海中瘴毒所聚地荒而人稀穹林大藪黃茅白草蒼蔚而極目行數十里不見人煙冬無積雪夏多淫雨虺蛇蚤蝨之毒備稍弛不免也土瘠艱食又值歲之歉販鬻之無貲稱貸之無所饘粥不給數口恒有菜色而公未嘗以是爲戚也日閉戶讀書以自適瞻戀親闈之外惟不能忘情於京洛親舊欲得其文詞而如見其人焉余聞之不覺憮然而喟曰嗟乎地乃有若是惡哉而勉叔乃若是困哉顧勉叔之能安乎此則固矣無足異者夫勉叔之就此地非人與之

也自取之也既自取矣而又從而病之即婦孺不爲是矣況勉叔乎勉叔一布衣也非有言責官守之不可廢者黙則至安言則至危乃能舍至安而取至危此其擇之必審而執之必牢鼎鑊鈇鉞固且甘之嶺海蓋天幸也至是而猶不能無戚則終始本末不相坐矣勉叔必不然矣君子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此非可以强爲也知此理之在我而不可以不盡則自外至者皆非與於我者如雲煙之過太空起滅萬變而太空恒湛如也非惟不足置欣戚於其中亦本自無可欣戚者也古之

人固有殺身以成名者死生亦大矣猶能知所去就况不至於死生者乎惟是遠違膝下不得以時奉晨昏之問此固人情之所不能懸解者然亦末如之何矣事之末如之何者君子亦安之而已矣劉元城奉母過嶺歷遍惡地終乃壽考康寧忠孝兩全古之君子遭此者多矣未必終於不幸也况今 聖明在上陽春白日煦育萬類雖陰崖幽谷或似稍後然終必無所不到勉叔其可自怠哉其可自怠哉君子贈人以言勉叔於余又請之勤矣不可終默也聊為云云

詩史序 課作

自書契之作也著述寖廣體裁區別紀載世變昭示失得者謂之史陶冶性情叶之管絃者謂之詩此二者不可混亦不能兼也就其著于經者左史紀言右史紀動虞夏商周之典謨訓誥春秋之編年皆史也而未嘗近乎詩列國之所陳太史之所采自里巷歌謠以至乎郊廟絃歌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者皆詩也而未嘗近乎史降自秦漢遷固曄壽之稱良史也而求之諷詠麗則之義則闕焉曹劉鮑謝之稱能詩也而求之筆削詳核

之實則遠矣盖人才有偏至作述無兼長歷數終古究觀藝林兼斯二美一舉而兩至者其惟唐杜甫氏詩史乎杜甫氏學識淵懿才華鉅麗獨立一世高視千秋而時命大謬不爲君相所知有名山石室之志而不能紬金匱玉版之秘以成一代之典以垂不朽之業有黼黻河漢之手而不能入金馬白虎之署以藻飾皇猷鼓吹風雅重遭喪亂顛沛流離寄命於逆旅餬口於四方上而感時事之艱危下而傷身世之阸窮俯仰得失悲歡豐約夭時人事小大遠邇凡觸於目而感於心者一皆發

之於詩其言切其志深其事核而備其風刺婉而不隱至於邪正之辨治忽之幾尤娓娓致意焉格律精嚴文質得中溫柔敦厚之中自有衮鉞凡例之則即使董狐南史之徒簪筆執簡隨事而記之噫能加諸此乎嗚呼詩而經者非三百篇乎史而經者非書與春秋乎詩而史史而詩不經而得經之旨持一藝而兼作者之長者非吾杜甫氏詩史乎嗚呼至矣不可以加矣

送李從事尚古奉使日本序

今上踐阼之十載歲在丁巳日本使者數徵效琛

頹敦鄰好朝廷嘉其嚮義議遣使答其意難慎使
才慱簡朝列維時李君尚古以前尚書郎實膺下
价之選行有日矣其友德水張維造而慰之曰尚
古良苦夫日本不在瀛海萬里外哉嘗按之圖志
自釜山而對馬自對馬而日歧自日歧而赤間海
道各數百千里自赤間而抵其國都還迤海港陸
跋水涉者又不下數千里東南者四海之委也沃
焦之墟尾閭之壑皆在是焉風飆之所鼓盪幽怪
之所恣睢大浪如山小浪如屋滔天而沃日者無
時不然高桅欲折大帆欲倒蛟涎鰐齒之不及乎

身者僅咫尺耳此天下之至險也尚古生長京華出門所適不過數百里一朝行涉此險矣能無病乎李君奮然曰欸何子言之懦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豈可娖娖守妻孥終老帷房之內哉况其奉　王命而使外國雖蹈湯火有不敢辭區區舟楫之難何足芥蔕於胷中哉維曰狡夷變詐百出獸心而人面今雖懷我好音通冠蓋之信一朝讒慝間其慮鬼神助其禍則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或要我以難從之請強我以不可行之禮桀黠無道有不可測子將何以處之李君曰惡寧有此乎

日本之悔禍於我者于玆二紀矣 本朝政刑修明外內乂安 聖天子所以宣威而耀德者亦無所不至彼旣不能無請懽於我又安能逆理生釁棄福而構禍哉萬一有此漢節在手吾已忘吾身矣況必無是理者乎維曰象胥輿臺紀綱之僕嗜利頑頻者憑依城社黷貨無厭足以辱國而取侮交際之際或餽以橐裝欲却則逆彼懽欲受則傷吾廉子將何以處此乎李君曰刑法可以防小人之慾禮義可以制君子之行隷人之不循法度者則有三尺在彼何敢損身而徇貨哉賓餽之稍無

名者可却則却之不可却則吾以餉陽侯耳不亦綽然有裕哉維曰是數者吾無以難子矣然尚古不有垂白二親哉居乎舞斑弄雛怡怡然無跬步之違一朝舍膝下之歡而作海外之役曠晨昏之奉而隔歲年之期將無上貽門閭之念下結岵屺之思乎李君慽然有間曰此某之不能懸解於中者然某亦有聞矣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夫業已背親而仕恩義固有時相奪矣况二親幸無恙健飯而某之行還遠不出浹歲竣事而歸將心上紓 聖主南顧之念而下爲庭闈光寵此某

所以稍慰於方寸者也維曰然則尚古終無難於是役乎哉李君曰何敢然顧某實有怵惕於夙夜者矣壬辰之變萬世不可忘也今雖平氏滅而源氏興革命更始回心向順然斷之於義則凡日本之山川草木無非我讎也今既不能犁庭蹀血鞭秀吉之尸而灰其骨反以玉帛鍾鼓通其國而接其人雖羈縻撫綏之略不得不爾然匹夫之誅不能無槩然者矣先正之奉使日域者在麗有若鄭文忠在　本朝有若黃秋浦諸公其峻節足以標名教清操足以動殊俗卉服之欽聳誦義至于今

不若今不佞於數公者無能爲役而謬忝將命誠恐奉使無狀以上辱吾 君之命而下獲戾於數君子者此某之所大懼也若乃懷安顧慮錄錄作女曹兒態者某雖不肖亦不至若是汙維於是蹶然起謝曰偉哉尚古之志也始也吾有難於尚古殆淺之爲丈夫也退而錄其語以贐其行焉

送鄭評事紫元佐關西師幕序

冀陽鄭紫元自館職出佐關西節度幕人謂紫元雅有凌雲聲妙齡策名標舉映人藹然館閣器也一朝詘其華藻而韜鈐是舉鞬韋跗注從事戎旃

日與虎而冠者踉蹌堂皇間無論朝廷柱材即縈
元亦必侘傺欝抑作遷人貶士狀已何縈元過辭
張子邑益腴言益暢志氣揚揚類自得者張子異
之以之言也詰焉縈元盱衡而應曰翦翦乎小夫
之見也丈夫生世快意事有三焉第一遭時乘運
展布志業握三寸不律鋪張鴻猷藻飾太平入則
賛揚廊廟出則鎖鑰藩維尊主康時垂聲竹帛此
上顛也其次脫屣物累棲心玄虛探歷名山尋真
訪道巖居川觀逍搖世表亦足樂以忘死即二者
俱不可得但携豪人俠客酒肉如山歌舞滿眼沉

酬佚適不知其他亦不失為阮步兵李青蓮之流也不佞少負志槩頗欲奮迅自效適會時命剌謬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家貧親老婚嫁未畢僶勉薄宦低顏風塵磈磊之宵無以耗磨乃今從宦西關西關故號繁華鉅麗地屬壇場寧謐幕府少事惟當以聲酒綺羅以資跌宕直欲搥碎鐵甕蹋倒藥山而後已且聞妙香之勝近在几案蠟屐振策載千斛美酒直上毗盧絕頂頫視八極揮斥雲霞則於向三事者居然得其二焉茲行也何負於我而遽自戚戚哉張子曰善乎能自寬者然然元之雅

志不應爾也吾聞滯境者累而不適翫物者惑而不樂是故哀樂相踵靜躁相縱達者之觀蓋異是也管絃珠翠不能移瀣漢之操餐霞卧雲未嘗礙繁纛之娛斯而推之畢陬幕府者何以異於廊容臺省也馳驅鞍馬者何以異於偃仰齋閣也鞅掌關塞者何以異於翺翔京輦也無伸無屈無內無外無可樂也亦無可不樂也然則或人之爲紫元歎然者固不足以知紫元而紫元所以應我者無亦非莊語也耶紫元作而謝曰謹受敎

送陳奏上使月沙李先生赴皇都序

令 皇帝四十六年建州夷酋反亂陷邊障屠掠
人畜 皇帝震怒詔諸將以明年之春擧兵討之
于時本國亦發材官銃士數萬會王師進討師律
否臧諸路兵皆不利我師亦大衂二師囚於虜報
聞 皇帝愍東師之不還降勑慰諭賜內府金幣
萬計無何遽有流言潛扇謂我陰懷兩端廷臣至
請擧漢家監護西域故事者我殿下聞之盡然驚
懼敎羣臣曰 皇朝之與我邦猶父子也子而貳
於父天理所必無 聖天子明燭無隱流言必不
入然不早辨之恐有投杼之惑宜愼簡使臣亟具

奏辨白先是大學士月沙李先生以不肯雷同廷議中白簡竢譴於郭外者二年與人之誦者皆曰是選也非月沙不可頃之 内批下特起先生為上使 温旨慰諭至稱以華國手先生屢辭皆不許有竊議者曰是行也其能濟乎維應曰何為其不濟也往者丁應泰之誣我國也其鍛鍊齮齕可謂憯且深矣然而一介赴愬渙然立釋應泰尋亦纍死爾時奉使者實故相鰲城公而先生為之貳奏牘之出先生手者天下傳誦之蓋 聖天子所以寵綏藩服及先生之取重華夏有自來矣況今

本國已效討賊同仇之義 聖朝旋有宣勅寵賚
之恩上仁下忠胥盡之矣雖有二倭之在虜庭而
狡虜復能飛謀鉤謗欲交間我者萬端是豈足以
翳 天鑑而虧 帝度哉若夫監護之擧本出於
漢家之末策所以制羈縻化外者終不當以此施
之我也夫以 殿下事大之誠與先生專對之才
仰籲于仁覆之天何慮乎事之不濟哉然維獨有
未能舍然者夫人之辨謗以言辨也易以行辨也
難得人之無見罪也易得人之無見疑也難故曰
止謗莫如自修內省不疚何恤人之言況以千乘

之國被言於萬乘之主而乃欲以區區頰舌強自解說於以感人不亦淺乎我國之事 天朝也奉令承教可幸無罪然而讒言流行交亂罔極誠不容無辨亦不可強辨也益愼候度罔敢失墜修明大義誓不與逆虜共戴天悉索弊賦以待王師之興而戮力焉掃淸羶羯奏功 天子設有利鈍寧以國斃如是而流言有不息義聲有不振者乎不然徒欲明目張膽喋喋而詻詻焉則 天朝之貌與我也固矣心與我也未敢必也昔者韓長孺之事梁孝王也既爲梁王游詞緩頰以解天子之怒

又能極言切諫感悟王心使詭勝之奸無所容而
王之忠孝聞於漢廷夫長孺特一智略士耳猶能
辦此況君子之事主也格心正事靡所不致其極
而事之難言者亦未有如梁國陰事者哉今我
殿下起先生於廢累委以使事虛心注意樂聞啓
沃而先生必能以上所云者委曲獻替以開　上
心使東藩臣職粹然盡道無纖芥可指則三韓禮
義之懿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流言之辨何煩先生
飲氷之勤哉然則是行之難也不在於將命之敏
而在於納誨之忠不在於出壇之事而在於前席

之對我 殿下 起先生而用之者意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會先生趣裝且行徵言於維先生維父友也不敢以曼辭對謹錄此以復若乃原隰之艱獨賢之勞四方之士固有為先生竊歎者然此雖非先生所存於中者故維不敢舉焉

四吾堂詩序

李丈大載甫自沔上過維海莊精舍談間請曰自吾之客于沔也曾無螘蛭蝸殼之廬可以容吾膝而庇吾軀者迺今拮据始有斗大小屋以避燥濕寒燠隘陋甚矣然吾居而適之不啻若大廈然吾

嘗聞通人權汝章有言曰食吾田飲吾泉守吾天終吾年斯語也吾竊取之以名吾居曰四吾夫余何能充是言顧吾子之文之也維作而應曰唯唯自夫道之污也士之不能安其分也久矣即有安其分矣而能無適乎其天者鮮矣即有志乎茲二者而能久而無遷者滋鮮矣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守志善道不願乎其外若將終身焉者即洙泗所稱何以尚茲亦嘗觀於世之人乎食焉而非不足於田也飲焉而非不足於泉也然其求多取贏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履險觸危而不知已者是何

故哉不知吾天之可守焉耳知吾天之可守者飲啄豊約未嘗妄有求也惟其分而已矣行止屈伸未嘗妄有必也惟其遇而已矣若然者即無田可食無泉可飲亦無入而不自得也蘇季子有言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然世固有什百於二頃而能自安於畎畝者寡矣一日一擔水用之不盡然如李文饒作相長安必致惠山泉至有數千里水遞夫人之意欲何限不有以節之千駟萬鍾猶漏卮也今大載甫固京華之世胄也自弱壯之歲已負籍籍聲於章甫間謂跬步顧眄

可致青雲不幸時命大謬乃至棲遲湖海與田叟漁子相伍且其洿邪之入不足以給簞瓢蓬茆之構不足以草風雨棲棲浮寄未嘗有終歲計焉顧其安而樂之若甚足而無所覬者是何修而然哉亦守乎吾天焉而已矣即使異日由屯而亨自詘而信離乎菑畬閭井而飲食乎公朝太官率是道而處之有餘裕矣所謂守吾天而終吾年者惡乎不在四吾之稱其義博哉遂為詩四章二十四句授李丈請以是銘諸屋壁詩曰　既耕既芸既實而獲夫豈無餒自致其力吾食吾田而遠恥辱清

清泠泠挹彼注茲之井之捽泯也蚩蚩吾飮吾泉爭之者誰能無已乎能無僞乎受帝之衷曷敢以渝吾守吾天維以復初吾食吾田吾飮吾泉吾守吾天其氣浩然吾終吾年又何求焉

德水張氏家乘序

昔太史遷著史記自序其家世而班固氏倣之作敍傳自是之後文人學士爲傳譜碑狀以自述先德者不可勝紀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六藝之所載雅頌之所作其義孰有大於是者祖考有美實而子孫不述焉是忘其先也卽祖考無其

實而子孫飾虛辭以稱之是誣其先也忘與誣雖
殊其陷於不孝一也維不肖幸服先人餘訓讀
書著文不敢以無能自棄一二年來竊不韙讓時
爲銘詞以讚述賢士大夫德業夫紀他人之名實
而顧忽於其先是悖德之甚也維爲是懼苐自念
不幸蚤失先人孤露而無聞同宗長德凋喪且盡
家藏譜諜譜書遭罹喪亂無復存者即欲有所篹
錄而文獻不足徵也傷哉傷哉雖然日遠而日忘
矣即維不稍論次而後世何述焉謹據先王父
所錄參之見聞罔羅裒集指事紀實著張氏家乘

三篇一曰世譜記世系名字官位生卒妃匹子姓丘墓之所在所以舉其概也二曰家傳記出處履歷言行以及狀貌動静雖微不遺所以著其詳也三曰外傳閨壼之行別而錄之也譜之闕旁親者恐其繁而至於亂也故曰世譜非族譜也傳之自執義公始者其上無以得其詳也此家乘之凡例也嗚呼我張大族也得姓以來年代遠矣麗之前不暇論自國朝來已九世矣計判尹公以下科第不過數人位無過三品者子姓無過三人者若此不幾於衰矣乎哉然至于先大夫以大魁繼祖

烈顯矣官至八座尊矣不肖昆弟存者四人亦不至不繁矣則祖先餘慶殆將自先大夫發乎哉君子思其親則敬其身敬其身則進其德進其德則神降之福矣詩不云乎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嗚呼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西村遺稿後序

右先大夫所著詩五七言揔若干篇爲一卷目曰西村遺稿西村者先大夫自號也始先大夫生六七歲即解屬詞十九爲名進士二十二射

策高第文彩擅當世然先大夫天資豪爽不喜
深湛之思自諸生時為科場文字亦不肯斤斤
繩墨多縱筆立就及仕登朝以政事經濟自表見
於詞章尤不甚屑意時有製作未嘗蓄草稿而不
肯維等不幸早孤不得以時收拾放失以故遺稿
存者乃若是尠也嗚呼痛哉自柳亭公至先大夫
皆以文章弱齡取大魁名聲翕赫著甚然其祿
祚皆不稱柳亭公年近下壽而官不踰三品先
大夫位至六卿顯貴矣而春秋不滿四十說者
謂才太高名太盛仕太早者皆造物所忌或者其

近是乎若其文詞皆可以大傳矣而其存者乃若是寥寥也嗚呼此豈亦天意乎痛哉痛哉先大夫於詩未嘗為專家之學然頗喜觀杜牧李尚隱故其詩豪麗往往有近似者夫詩固不足以盡先大夫之才而今之存者又不足以盡其詩然識者覽之亦足以因其微而得其大者且也子孫百世羹牆之慕有所託而無窮矣此今日編集之至意也

柳亭遺稿後序

我高祖柳亭公弱冠以文章擢魁科旋選入集

賢賜長暇讀書華聞動一時無何遭己卯之禍廢錮近十年既而又忤金安老繫獄幾死纍海外者三載自是浮沉中外竟未大展以沒平生著述甚富其在館閣日月有程課也否以來數經奇禍又久於處間凡得喪悲懽無聊不平輒以發之吟咏故詩文之在集錄者亾慮千有餘篇先大夫嘗從顒庵宋公校定為若干卷繕寫將付剞劂會辛卯士禍起先大夫奉玦北塞事遂已不舉繼以壬辰兵難奔播跋躓之餘傳家遺墨一無存者而是集亦不知落在何地嗚呼痛哉先王父搜尋罔

羅猶不能有所得况如維等晩生孫露日遠而日
忘者哉自併儷數作世所傳誦者外其餘詩篇不
能以十數且其所得未必皆公用意之作兼以傳
録舛訛故其存者亦非必可傳者然以效嚬之遺
不可再得謹裒録爲一編目曰柳亭遺稿竊嘗觀
天之予人以才蓋欲有以爲也即時命大謬世莫
我用亦必以是傳之後而垂之不朽古之立言者
皆是也若公英才俊藻獨步當世多士歛衽公卿
嚮風天之所以畀公似非偶爾然其才與名反若
爲之祟者道以之窮身以之困既不能大鳴國家

之盛而殘膏賸馥亦不得沾丐後人即有一二可傳者嗚呼亦甚寥寥矣旣畀之才而嗇其施又奪其傳也造物之不可測有如是夫或曰天之於奇寶蓋有時靳閟之故或蹔出之而還收之不欲使褻瀆於世也雙龍之劍纔出於土壤忽入於淵泉千載之下人無能見其用者亦無不稱其寶者則其名之傳于後固不待其質之留于世也斯言也誠似闊誕然亦有當於懷者故併錄之簡末

默所稿甲自序

余生七歲始受書十歲誦詩書古文十五通大義

二十始學為古文詞是歲成進士居三年射策決科去今已十稔矣自丱角謬著才名仍又早竊科第以此頗為流輩所稱許然余才性實鈍滯非湛思不能成章多病體羸不堪刻苦讀書其為文略闚古人權度而已不能章摹句擬以故神情雖近而步驟多違且觀東土學者才力偏劣雖名家大手筆多有不滿人意者自揣終無當於作者之旨因難而生懼因懼而生怠時有述作不復整理近以罪屏伏海壖無所用心因為親舊所敦勸稍取亂稿刊落荒穢得詞賦韻語古文總若干篇釐為

四卷目以張氏稿甲續有所得擬以乙丙之次編定姑藏之箱簏不敢出以示人仍念余誠不才然今年三十有二馬牛羊齒不甚長若爲之不已庶有少進異日視此不知當作何如狀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日新之效也韓昌黎云聰明不及於往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自勵之詞也有昌黎之用心不患無伯玉之成就書此用儆駑鈍萬曆戊午八月德水張維持國題

谿谷先生集卷之五

谿谷先生集卷之六

序 二十三首

送謝恩兼奏請副使吳肅羽朝京師序

吳侍郎肅羽甫將以貳使朝京師造維而請曰是役也不可無子文維曰諾自遼左陷而涉海之路通涉海者東海也三韓在東海之東故我國以涉海為西海古稱三神山皆在東海秦皇漢武巡遊海上彷徨睇望於成山之罘之間若將有遇焉徐福盧敖迂怪之士往來惝怳者極其所至要不出我國西界外歸墟之壑沃焦之洲若果有之大都

必在此中誠天壤間宏曠闊大之區也羅麗以来千有餘年夷夏往来者皆由此焉自燕都定鼎此路遂廢歷二百載而復通焉豈亦關於氣數者非耶耽羅穪絶遠然乗風一日而至渉登萊者順風揚帆不浹旬不止此何减數千萬里維試於静中默想肅羽行色矣高檣如虹大帆如雲凌洪濤撇巨浪一瞬千里但見鮫鼉出没魚龍儵忽天水相盪晝夜冥茫而已經過之際有以想田横義士及魯連子管幼安之遺風而安期羡門得仙靈而遊汗漫者今果在否則亦足以娛憂暢懷忘履險之

危懼矣捨筏而登岸則登州也登州古嵎夷所謂
東表絕域乃今歷數千里滄溟而始躡其地斯行
也可不謂遠乎哉自是而行海岱燕齊之境千有
餘里而後達于帝京其間山河之雄壯民物之繁
阜城郭宮室之宏麗禮樂文采之煒煌皆得以覽
觀而采訪焉於以發舒其胷襟恢廓其聞見開廣
其知識不啻若出涯涘而觀大海昔人稱司馬子
長爲壯遊以今觀之子長之遊何足稱焉沿洄大
瀛海之中彷彿領略乎蓬萊方丈之勝者以視登
會稽窺禹穴不幾於培塿蹄涔乎斯遊也亦可謂

極天下之偉觀矣夫或曰是則然矣獨不念肅羽
使事之重乎靡盬之懷迫於內飲冰之勤形於外
亦何暇於耳目之觀哉維曰否否肅羽何難於使
事乎今玆我東彝倫之斁叙昏明之廢興天人向
背之理 聖天子靡不洞燭封號既已錫矣勅諭
既已頒矣所謂冊命也冕服也特其儀物禮數已
爾安有許其大而靳於其細舉其實而略於其文
哉然則是行也猶之決流抑墜何患於竣事之不
易哉抑維所逾快於肅羽者從王事執玉帛而得
兼乎奇絕壯偉之觀足以償丈夫四方之志爲希

有焉耳肅羽曰善是足以送吾行矣

送全州府尹李昌期序

去年秋余失於將息病便血日瀉血可數升許瘥旬月遂大委頓醫工技窮時昌期按湖西夏秋之交亦苦便血其證略與余同上章解職與疾歸而各以病不得相訪訊自是余病益劇涉冬之半幾死而幸少愈而昌期亦甚危幾如余先余月餘愈然余素羸而昌期亦已衰既失血多榮衛俱損故病雖愈而不能起蓋沉淹床簀者閱八九月而昌期素著才譽 朝廷不欲置之閑地遂拜全州府

尹昌期強起謝 恩詑首造余告行余視昌期其
黄瘦萎苶猶夫余也余謂曰全大州也為湖南都
會昌期病矣能任疑乎昌期曰迫於公義與私累
未能弁髦是也顧吾子之敎之也余曰余拙者也
身之不能理何知吏事然請誦其所聞夫國猶身
也治民何以異於治病試以吾二人之病與所以
治其病者觀之則治道可知矣夫病之病也不病
於病之日而其未病也固已病矣治之於未病則
病固無自而病矣及其病也其為病有本有標分
其外內審其緩急梁肉參耆以扶其眞元瞑眩砭

石以攻其客邪則治病之理得矣太上未病而治
其次治病而得其理病而失治人斯夭閼矣吾輩
不能謹之於微故既病而治其愈也遲且難如是
可不慎歟全之為州土地之廣民物之殷實甲於
湖南其為士者逢掖而誦詩書屋相比也而淑慝
相雜其為民者農商錯居而猲猑而不均雕悍而
健訟其大豪中猾持吏長短役貧弱斷鄉曲者不
可勝數故其難治亦甲於湖南今昌期之治之也
果能清源端本正己而率物使不令而從不怒而
威是猶未病而治上也明好惡以壹士趨厲法禁

以制豪猾推豈弟以煦疲瘵要使民懷吏畏而士
知方是猶治病而得理次也若徒屑屑於簿書期
會覼覼於米鹽碎細欲以小數御物小惠得民則
俗吏之能斯為下矣吾輩所以治其病者失得可
知矣以身而觀國舉一而反三此所望於昌期者
也昌期嘗宰德山尹丞壤牧清州皆劇邑也而無
不辦治今雖病卧閤而治猶恢乎有餘地矣顧余
有感於治病之理遂書其說以贈行

右丞相玄軒申公六十一歲壽序

今上旣定內難即大位悉革除汚穢徵還耆碩

之遯荒者于時玄軒申公起自田間爲冢宰大學
士居無何進拜右丞相越三載爲天啓丙寅去公
始生之歲甲子一周矣公之門下諸大夫士謀所
以爲公壽者德水張維颺言於衆曰世之難於相
者三才也度也道也應物成務本乎才兼容大受
存乎度若乃識超乎榮辱之境心遊乎事爲之表
轉物而不爲物轉非幾乎道者不能也魏相之達
也而涉於尅核王旦之寬也而累於進退唯謝安
石李長源冲夷貽曠迹寄於軒冕而道存乎丘壑
雖非至者殆庶幾焉惟我玄軒公弱齡秀發以文

章取大科由館閣至卿宰大為　宣廟所眷注其材公如杞梓而器公如瑚璉雖阨於謠諑不克盡其用然其知公則至矣中經否運百罹鍾於一身危於囹圄屏於田畝竄於荒僻身愈困而志愈貞道愈亨名愈不可掩四方之士知與不知望公如麟鳳以其隱見為治亂之候中興之初首膺簡拔以至登庸公之為相也不為大言遽色不喜紛更作為因時相宜默運而利道之使人不見蹤跡剛而無迹柔而不隨凡事機之徼明者未及闚其影而公已睹其形聰者未及尋其響而公已聆其聲

蓋公之才如發硎之刃肯綮無所礙如絕塵之駟轍跡不可尋如韞櫝之璧照乘之珠藏愈密而價愈重也公素持清裁風稜峻截人之期公殆若元禮孟博貞不有餘而含弘或歉及觀其所爲則虛心坦懷順逆無所異人有不相曉者事有不如意者或非意相干橫逆交至傍人爲之搤腕而公處之超然人頗疑公有所勉疆及久絕無纖芥可闚然後人乃服公之度也張車騎劉尚書古稱雅量然其所遘未必似公之難也即此二者觀之公之所以輔 一人而宰萬物以臻中興之理者固非

偶然要之皆公之粗迹也公結髮嗜學潛心藝文於易之何思何慮詩之無聲無臭深有得焉旁求而博綜有契乎柱下玄玄之旨故取以自號焉嘗謂萬化本於窈冥百為歸於幻影故功業因於遭遇而不足以累吾真也是非生於人我而不足以嬰吾中也不以得喪為忻戚不以利害為趨舍唯其事無足以為也故遇事而心不礙不期才而才達焉物無足與競也故遌物而神不動不期度而度弘焉此公之所以幾於道而才與度之所由本乎談者論 國朝名相以黄翼成鄭文翼為稱首

翼成當國家休明昌大之會 世廟以神聖臨乎
上不下巖廊坐享太平蓋得順風之勢焉文翼身
遘齮齕志業不大展其炳炳表見者惟己卯一節
耳然皆足為一代宗臣今公樹風操於昏亂之朝
係安危於鼎革之際兼濟道物質有其方世稱古
今人不相及未必為確論也公今年始耆矣雖髮
鬢少變然神明精悍步履如飛視彊壯無減焉
本朝新經變故庶事草創而 聖上勵精宵旰孜
孜如不及其倚毗之切而委任之重孰有踰於公
者然則止足之訓寵利之戒公宜有所未暇念也

魚水相得上下交修措國勢於磐石奠生民於衽席六府三事各得其理而頌聲作然後公之責方可以少塞矣夫六十始稱壽自今以往而老而耋以至期頤年彌高而德彌邵功彌盛揚聲景鍾與國咸休人之所以望公與所以祝公者其不在是歟其不在是歟諸大夫士皆曰善請錄是語遺公之胤子都尉公以為公舉觴之侑

送清陰朝京師序

士之行世不能無遇不遇而夷險之境係焉其所咸趨避故是恒物之大情夫惟君子隨遇而安無

入而不自得此何修而然哉亦達命安義審乎外内之分而已夫士讀書砥行立乎人之本朝世之汚隆人之淑慝上下之相得失吾固不能必也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求盡乎吾之義自外至者吾無累焉執此以行天下焉往而非坦塗也以余觀於今之世惟清陰公其人哉公以高才重名生乎貞介玉立未嘗少降色辭釋褐二十載安於朝著無數年之久其進也不能不寘之於僉閭至署而一出則炎荒絶濵關山塞垣無處不至凡否泰消長之際公輒為寵辱之首中興以來俊髦奮庸茅

茹藁征而公於撥亂密議實嘗與聞 主上固已
虛襟傾佇而明庭之彥想望下風會 朝廷方以
包荒納汚爲大度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之議爲世
所詘然公剛方之操老而彌厲發言斷事動與世
趍異轍故頗失上下之交至抉摘宵人情態以冀
開寤 上衷其言動直痛切聞者爲之縮頸 人
主既不悅繹於其言而不喜公者謠諑隨之雖素
號知公者亦或與公相左公自以言不用上書乞
骸骨歸自於楊山之石室居久之國家將遣使浮
海朝京師人皆憚之有司以公充其選公聞 命

即起赴朝束裝行有日矣有識之士相顧咨嗟惘
公之衰且病而憂海路之不測謂清陰既謝事歸
矣過海之役獨無他人乎德水張維曰公之行而
豈徒哉是足以厲士節敦臣道矣公烏可以無行
自世之衰也士不識去就之義久矣居乎脂韋苟
合知進而不知退一遇險難則巧避而倖免者滔
滔也即有不可避能無幾微之見於外者鮮矣若
我清陰公立朝則盡言不諱手批龍鱗言不用則
奉身而退若將終身及其受　命而奉使也雖涉
萬里之遠乘渤澥之險逌然無難色焉豈非真知

輕重進退無所苟者耶君子守義故不撓安命故
無憂存乎内者固則外物無足以變焉公故饒為
之矣詩不云乎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先正文忠公
之朝天也後時而發先期而至若有物相之者正
直之道協于神明理固宜爾陽侯海若無其神則
已若有之其能為國家護直臣也必矣長風破浪
一瞬千里登州短亭之詠其已兆矣夫若乃將命
之敏專對之才公之餘事也維故不復為公道焉

湖堂契屏序

國朝用右文致治所以儲養詞臣甚備然其簡選

之重禮遇之隆與夫功令之嚴至湖堂而極之以
加矣非有雕龍吐鳳之譽即臺省清要館閣雅望
無以厠乎是選　賜暇之後廩給優異太官之珍
小府之藏天閑上乘玉珂雕鞍之錫翩翩相踵也
旣月日有程課而或中使齎黃封奉　御題不時
而至宣勸未終立責報章才非七步往往不免窘
蹙其榮則至矣顧其責重而其任實難也譚者以
登瀛擬其選必仙才與仙分具然後可以處此而
無愧也壬辰之變廢而莫舉　宣廟季年去亂甫
爾未遑文物光海初稍稍修舉之無何時事大變

故學士多羅文罔而羣壬之私人不辨伏臘者紛然竊據利其帑禀以爲醉飽狎謔費醜已甚矣今上即大位悉糞除舊汚屬庶事草創而猶注念文學乃命復擧堂選于時懷瑾握瑜之士起自屛蟄遴于明庭盖斌斌質有其文大學士提衡而掄拔之得十人皆極一時之選獨不佞維以無能濫吹焉會以兵荒殺禮姑輟　賜暇而恩賚之及視具僚有加焉維謂自升平故事觀之玆選雖重特豐亨藻飾之一事疑若無甚異者以今日囏虞凋瘵至不能備四籩之養以給長暇而猶不廢其選

存其名將以責其實也　朝家加意斯文而期望於吾儕不已勤且至乎方今羣才奮庸博雅鴻碩所在林立而膺斯簡者僅滿什焉吾儕何以得此而亦何能堪此哉夫　上之所以期望於我者若彼其勤且至而身所叨竊隆重又如此吾儕思所以稱塞萬一將若何而可精白一心修辭居業仕與學不相悖明體適用以應時須庶幾無負乎漑根食實之望此吾儕所當自致也可不勉哉居久之諸公相與謀曰是舉也為　中興盛事不可以無志且也離合升沉亦人事之不可常者盍圖所

以繫情而留跡者遂命工作屏施以繪事列紀諸人名氏既成屬維序之噫自癸亥至于今纔四閱歲矣於向十人者維與飛卿肅羽皆以陞遷離局而踈庵之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古人所謂俛仰陳迹者居然可見此圖之所以作而文亦不可以已者也嗚呼可勝慨哉

白沙先生集序

天之爲世道慮也至矣平陂往復世變之不能無者盖繫於氣數天亦無能如之何也然其變之將至也天必爲生英人偉士畀以其責使致成其事

功或樹其風烈而斯世斯道終有賴焉若夫人者其生也實得天地之間氣卓然不隨存沒而顯晦欬唾笑談之遺皆可為後世重古之人遠矣求之近代故相白沙李公其庶幾乎國家自壬辰來遭大變者三焉倭寇之難國之不亡僅如一髮而公首建大策請援於　天朝既而長本兵贊　睿謨奔奏先後克成中興之業丁應泰之誣我也禍機之烈劇於壬辰即　天鑑一眩事有不忍言者廷臣失氣蹜蹜莫肯前當其鋒熖而公單車御　命赴愬　帝庭使國誣洞雪而主憂以釋則其功益

偉矣閱世而遘人倫之變奸臣逢惡請廢 君母金墉之禍迫在昕夕人之所以為人者一朝墜地盡矣方且陳刀鋸列鼎鑊盛氣以脅言者而公明目張膽吐片辭以定父子君臣之義竟坐此竄絕塞以沒然賴公一言長秋咫尺地卒不得以不測加焉則其所撐拄之而扶持之者殆有不可以言盡者雖謂之磊磊軒天地可也 本朝昇平二百年不幸當公之世三遘大變而三立奇節 社稷靈長彝倫再叙苟非天之所生而有得於間氣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公才甚高學甚博為文章有奇

氣藻思湧溢踔厲不羈其至者去古人不遠而不
至者亦非今人所能及顧公於此不甚屑意所著
述往往棄稿不收故存者不能多噫亦何待於多
哉叔孫豹論不朽立言最後焉文章又立言之靡
者公之所樹立自足以照耀千秋區區文詞之傳
否不足為公輕重然自慕公之風者謀之即陳蹤
末迹皆欲其流傳永久况於精神之所運言語之
所發者乎公之殁已一紀家集尚未行會李公顯
英按關東與江陵李使君命俊皆故公客也慨然
合篋彙公遺稿付剞劂而公諸子屬維引之維不

佞弱冠以里中子獲及公門蒙國士之遇今而餘其固陋之辭以相茲役義不敢辭故略述公生平以見天之生公有不偶然者嗚呼不如是文章雖美何足以傳於遠後之覽者其亦知所本之哉

玄軒先生集序

維少從載籍中歷觀古之名人巨公處宰輔之地功名著於春秋若唐之房杜姚宋宋之韓富呂范詎不卓犖閎偉哉乃其詞華文采僅足以自見於一時而已唯張曲江陸敬輿歐陽司馬諸公身都廊廟佩天下蒼生之望而文章之美燁赫藝苑盖

歷百代而僅有若而人何其寡寡也天之降才實難或命以經濟或畀以文詞其能兼有而盡美者蓋益難矣我東文學不如中夏固也然其能者往往多出於顯位若麗之李文順益齋牧隱及我朝之高靈德水商嶺五六公皆幹鼎軸賁辭章而兼主詞壇之盟殘膏賸馥沾丐至今雖其偏全雅俗各有可議要之皆庶幾不朽哉作人之效莫盛於 宣廟而故相玄軒申公出焉公生稟絶異之才甫成童傳綜墳典弱冠釋褐歷敭華膴爲薦紳領袖中遘否運厄於縲絏因於田里悴於江潭而

文章益成德譽益尊晚際 中興首膺寵擢握文衡掌統均以至大拜繼而有甲子丁卯之變公彌綸盡瘁上贊 睿謨下收羣策卒能夷兇弭難再奠國步則公雖不自尸其功而譚相業者指故無得先公屈也公於文詞蓋得之天授其在朝時著述甚富而頗放失自癸丑来居困處約者踰十稔遂專精覃思上下千古蔚然成一家言其為詩不主一格大抵出於唐人而雜取中晚以及盛宋諸子舉皆劉縈而攘揄焉唯古樂府自隆古漢魏以至隋唐無不擬議往往有酷肖者亡論羅麗所未

有即前代名家多所未遑而公為之綽然有餘地古文詞遒逸俊發光芒絢爛時或步驟 皇明諸大家殆欲與之角壯而爭驅內外篇或譚道妙或析世務多精詣獨到之見至先天窺管一編蓋入邵氏之門而闚其奧非可以文字論也夫功言之不能兼樹也詩文之不能兩至也自古昔以然而公身生衰季種學居業卓然有立名理為士林之標準位望繫國家之安危而詩聲文軌各擅詞場遂識微言直探理窟往喆之所未全公則備焉諸家之所偏造公則兼焉若公非所謂全才大雅

高視百代者耶公沒旣葬胤子東陽公合公諸稿六十三卷而鋟行之命維爲之序維少而顓蒙公以先人之故辱進而敎之得於薰染者多矣公之在謫維嘗爲公記旅菴及公旣耆維又爲文以壽公其於公之生平自謂粗得梗槩今而序公之集不敢以不文辭九原可作無亦有以當公意否噫

雲谷詩稿序

自余在朝時聞南方有詩僧徽公往往傳筒寄聲恨無因慱采其什今年秋貶官錦城至州之月餘完山韵釋懷玉自大芚來訪袖岀雲谷詩一編雲

谷乃徽公號也閱之多與諸巨公酬唱詩調清刻
頗有唐人風致余觀釋門能詩者以湯休寶月為
稱首其後自唐至五季有皎然靈澈九僧之流宋
有道潛聡殊葦與坡公遊遂以名世然其能盡脫
蔬筍氣者蓋鮮矣我東前代多詩僧近頗寥落西
山松雲時有游戲不盡合作若雲谷者殆不易得
良可賞也竺典以綺語為口業然世之縛戒律耽
空見者未必皆真得也謝康樂有言曰得道須慧
業文人况詩可以觀有陶冶性靈之妙明心之士
又惡可薄詩為哉余欲刪次是卷為可傳於後者

病未暇也姑敍而付諸懷玉歸之崇禎己巳孟冬
谿谷張持國書于錦城郡齋

高峯先生集序

天之將興斯文也必生鴻儒碩賢俾作宗主又有卓犖閎通之士出而爲之補佐以羽翼斯道而使之明且行焉自孔孟沒千有餘載而得程朱絶學復明當程子之時有若邵張二子爲之友游楊諸公爲之弟子當朱子之時有若南軒東萊爲之友而蔡季通黃直卿之徒爲之弟子故聖如夫子而起助之益猶有望於門人顏淵之夭至有天喪之

慟相須之義可謂殷矣我東道學莫盛於退陶及門之士傑然為閫人者甚衆而高峯奇先生為之冠先生生禀卓絶之才博聞力學於書無所不觀初從河西金先生游年三十二歲始拜退陶自執弟子禮而退陶恒遜師席每遇微言邃旨輒以叩之先生而他門人莫得與焉 宣廟嘗延問退陶今世孰為學問人退陶獨擧先生以對稱以通儒其見重如此其與退陶論四端七情下筆數千萬言明暢辨博識者服其精確先生拜退陶之歲始釋褐登朝士類望之若麟鳳然每朝廷有大議論

必待先生序言而後決先生資性英特氣勁言厲
初許李樑幾踣而復起及在 經幄勸講明切動
以堯舜三代責難於 上當 明宣之際極陳已
卯乙巳始末開悟 上心卒伸公議至於德興與
禮及 原廟儀節辭義嚴正力破邪說卒使不至
累 聖德者多先生之力云先生晩節有不樂處
朝者謝病南歸居三歲而卒春秋僅四十六先生
之道旣不大行於世又不幸無年未及有所論著
然攷其淵源所自則退陶之門學者雖盛殆未有
先先生而堂室者若先生其亦天之所命而得與

於斯文者乎先生於文章不事雕飾而氣力宏厚
波瀾老成蔚然成一家言一時宗工哲匠欽祗推
服皆自以為不可望先生易簀踰五紀而文集尚
未刊行中經喪亂散逸頗多學者恨之今年春趙
使君纘韓守善山始謀鋟梓而屬序於維維以文
陋辭無何維出牧錦城先生之墓實在轄境竊懷
高山景行之感會趙使君千里走使申前請甚懇
維既有隱感於衷又重趙使君之請遂粗敍崖略
以俟篤論君子之折衷焉崇禎二年歲在己巳仲
冬之吉日後學德水張維謹序

送平安道巡察使閔士尚序

方今論西事者孰不以待島爲至難哉然其難也非兵之不足用之難也食之不能給之難也 皇命予奪之未可知之難也虜情離合之不可測之難也其爲難在將相之不調而廟謨之無所定也則任西事者雖欲有所猷爲安所取裁先事而未有定筭僨事而無所逃責今之任西事者不亦難乎自島難之始發也或曰可擊或曰不可擊或曰須請命于閣部也然而可擊者之說竟行焉及其即島而無所得也或曰可罷或曰不可罷或曰當

勦空島然而可罷者之說竟行焉豈軍機變而廟謨隨而詘信哉今之勢又與昔異我之軍實驟困於輕舉而彼衆志已定兵力已完其覘我之深淺而易我也必甚矣顧彼方患乏食故不能無望其舊念姑好辭以請糴好辭而不足則恐喝隨之恐喝而不足則刼掠繼之刼掠而不足則其勢將靡所不至廟堂之上握籌而畫者猶執而不化始曰可擊者今而曰速與絶也始曰不可擊者今而曰姑與濟也夫業已不能擊解兵而通使則濟固不可已也然力必不能厭其欲而釁必至於一不相容

則濟之說終有窮也絕之必促其變促其變而無
備以待之一日之難足以危我壇場絕亦何可輕
議乎濟焉而不慮其終絕焉而不圖其備爲藩臣
者欲從濟乎則格於主絕者之議欲從絕乎則許
於主濟者之意茫然不知所適從事去之後主濟
主絕者未必當其責而爲藩臣者反被刀筆之議
今之任西事者可不謂難乎故嘗試論之今之待
島也濟亦難絕亦難濟亦必有變絕亦必有變亦
曰早爲備而已矣今國家既許萬金之糴固已不
能無濟之矣過此而無厭焉其終可盡應之乎經

而至於刼掠其終可盡任之乎故曰莫如備之夫
薩南則差有備矣然未足以應大變也必厚集焉
而後可恃也薩北則蕩然空虛遺民之保其鄉土
者剥削於流漢且盡矣若變有甚於此者是舉而
糜之虎吻也其可忍乎況薩北既失則薩南無障
蔽而關以西皆不可保矣爲今計者莫若戍薩北
擇宜定要害之地宿數千精卒依其岩阻輯其流
民陰察非常而徼備之與薩南城鎭聯絡聲勢彼
於糴額之外有所誅求一切勿許流漢之害吾民
者稍稍以兵勢禁之靜而足以衛民動而足以威

畝則彼雖狼戾不敢妄動關西一方隱然有所恃蘆北之地得為國家有矣夫然則濟亦得絕亦得雖不幸而有變不至於無可制矣此非難為顧無能建請者耳士尚之受此任人無不稱旨知士尚之才足以辦也而士尚之策西事適與愚所云者不約而合然其事之難不在於士尚之不能為而在於用士尚者之未有定也噫天下何嘗無才亦何嘗無策顧能用之為難耳士尚之可為者士尚必能自盡言焉而不見聽畫焉而不見用是國家無意於濟難而大棄西土也必不其然士尚勉之

北窓古玉兩先生詩集序

仲尼論逸民上下數百千載所舉者只七人何其鮮也夫夷齊之清殆入聖域下焉者亦必中清中權則列於斯選者宜若是難也自茲以降漢有嚴遵魏有孫登唐有孫思邈張志和此其人雖抗迹象外不可槩諸聖軌然其飛遯高蹈不獲世之滋垢且有徼妙玄通之識非局儒曲士所能闚方之逸民抑其次也以余觀於近代若北窓鄭先生暨其季古玉迹其所造奚遽不若古之人哉北窓生而靈異博通三敎其修攝似道解悟類禪而倫常

行誼一本吾儒以至方技衆藝各臻奥妙然皆非學而得也少時隨親覲上國過鴨水見華人便作華人語入燕遇外國使便作外國語嘗入山攝心數日而盡知山下百里間事如目擊焉吁亦異矣不幸遭家變無意世事暗室默坐者幾十年年四十餘而沒識者以爲鮮化噫使先生生而及聖人之門竭才於誠明之學卽孔氏所稱何以加焉古玉少北窓二十七歲其才識不及伯氏遠甚而清夷冲澹類有道者喜吟詩草隸亦工旁通方藥風鑑之術往往多奇驗坐家累身與世交相棄遂託

於麴蘖以逃焉然公少從伯氏及守庵朴枝華學通金冊秘要中歲喪偶不復娶斷慾三十餘年以老壽終人稱為酒仙焉北窓有遺稿叢巳編入於所謂三賢珠玉者而古玉詩經亂放失存者僅數百篇軍威蔡宰亨後古玉之彌甥也將合刻兩先生稿而問序於維維謂古之畸人逸士埋光匿輝不欲人之知之然其聲稀後世不能無待於言之傳也君平解老思邈纂方蘇門數語西塞一詠之數君子者故無所待此然不有是後之人何觀焉北窓不治詩多信筆直寫要以暢其意而止古玉

頗治詩聲調清遠時有唐人風致要之兩先生非待詩而傳者而詩之出於兩先生者自不可以不之傳也北窓諱礦字士潔古玉諱碏字君敬其先温陽人云

沙溪先生經書疑問後序

學者所服習五經四子也五經四子之旨微矣先賢傳註雖詳間有簡奥難曉者後儒之發明其義不勝其多而精粗深淺言人人殊故讀書者於經傳本旨不能無未達者於後儒解義未免有致疑者不有以闡繹而會通之後學何致焉此沙溪先

生經書疑問之所以著也先生弱齡志學既從栗谷先生聞大義又遍交一時名儒講劘研究平生未嘗一日去書至白首不懈讀而思思而有疑輒隨手劄錄自小學四子以至五經皆有所論辨會萃成帙凡若干卷一經講問者雖門人後生之說亦不遺焉既屬纊使志諸末簡夫學問思辨篤行之輿衛也世之學者誰不讀書鮮有能知疑者此無他學而不能思也思而後有疑有疑而後有問辨問辨有得而後推之於行此古之所謂切問近思先生有焉覽此編者誠能以先生之心為心精

思孰講期於有得焉其亦庶乎善學矣吾黨之士盍共勉焉

送吳肅羽出牧驪州序

尊卑而榮辱之外內而輕重之仕官者之常情也然君子之仕也為義不為利尊而不能擧其職不如卑之為安也內而不能行其志不如外之為慊也古之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其用心盖如是也世之所重者莫如將相其次臺省館閣然余觀於朝為將相者其能有尊主庇民安邊制敵者乎為臺省館閣者其能有讜言正色繩愆糾繆者乎若是

而謂之舉其職行其志吾未信也嘗思而得其故此非其人之皆不材也勢不便也非其勢之不便於今日也盖其來也久矣阨於時格於勢雖有其人亦將如之何哉若夫外職則異於是雖一州一縣之小其四封之内令焉而無不行也恵焉而無不究也有一利可時而興也有一害可時而去也即有事出於上非吾所能奈何然其方便斡旋未嘗不在於我其行志舉職視處内者萬萬不侔焉此無他彼近君而勢分此近民而勢專故也吳公甫羽早以才敏稱嘗歷踐華膴出按關東節以憂

去服閣而入銀臺侍　帷幄無何乞外得驪與驪小州也肅羽以近侍出議者咸以為不宜肅羽獨欣然意得也知肅羽者或云肅羽有親在堂驪雖小地近便於迎養且其爲僻事簡有江山樓閣之勝理民之暇可以讀書探勝以自適也此肅羽之所喜也余謂是固可喜然肅羽之志未必獨爲是也彼其胷中之才恒勃勃自奇世人之所榮艶心有所不屑欲得民人社稷之地以小試其政事而惠澤元元為他日經濟之基本此其志遠矣世之人何足以知之會肅羽將行問言於余遂以是爲

簡易堂集序

譚文者動以辭達為巳實辭達故是聖人語獨不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乎夫所至於達可謂有其質矣即無其文何以彬彬若子而能垂諸不朽哉韓子之言唯陳言之務去古來為文者何限唯不為陳言者乃能鳴於後世　國朝文章盛矣唯佔畢乖崖四佳虛白三四公稱大家數虛白四佳通敏利用館閣之襄乖崖博而寡法佔畢精而未大以視麗朝牧老諸公猶之乎東西京焉儻所謂

文以代降者有以局之耶上下數百載僅有若爾人然不能無可議者斯文其可易言哉本文之弛極隆於 宣廟文藝之士蔚然羣起而簡易崔公為稱首公天才絶人結髮操觚即為古文詞弱冠擢壯元名聲大振於書酷嗜班韓晩而好歐陽子其為文刻意湛思一句字皆繩墨古作者草稿不三四易不出也意邃深而寧晦毋或淺語過奇而寧澁毋或凡每一篇出人皆傳誦雖狃於陳言者讀或不能句然亦不敢訾謷曰此非今人語也詩律亦矯健有致得黃陳句法公既負絶藝顧阨於

時官不大顯嘗提調承文院管事大文字 皇朝
賛畫劉黃裳文章士也見公所撰薰盥而後乃讀
賛美不容口議者謂公之文氣詘於垂崖而法勝
之理遜於佔畢而辭過之截長續短殆可以鼎立
餘數公者辭達可耳文而行遠不能不屬之公也
公嘗手定詩文爲若干卷公沒而子姓零替不能
傳其業在朝諸公慨然謀曰使斯文湮沒是爲千
古恨矣遂鳩財鋟梓以求其傳謂維雖未及識公
粗知慕公文者俾爲之序嗟乎公之在世也祿位
不足以動人沒後數十年遺編爛藁乃爲諸公所

表章身之窮通文之顯晦乃若是相左孰使之然
哉立言之士不遇於世者觀此可以無恨矣公名
豈字立之深於易學有本義口訣附說二卷傳於
學者其文章盖不爲無本云

送東岳李公觀察嶺北序

我東八路兩界稱重地兩界者關之西嶺之北也
關西接壤中國又與建夷爲鄰而嶺北則西自三
甲東盡海皆與靺鞨限衣帶水藩胡雜處六鎭城
塹之外帳落相望異時建夷觧辮　皇靈遠震關
西守臣唯以應接華人爲重務壃圉之事非所憂

也嶺北内以撫御藩籬外以隄防勁虜一有失宜
則赤子化爲龍蛇犬羊狺然反噬如　先朝癸未
之變特小醜梗化耳猶足以震撓四方故昔之論
劇易者謂北重於西自奴酋作逆日耽耽視我及
丁卯之難兩西千里之地蕩爲虛莽生靈之脫鋒
鏑者十不能二三其喪敗酷矣以至于今虜喝曰
至壃埸之虞莫保朝夕而向之爲北憂者如忽剌
諸部今皆已亡矣則西事之殷比北不啻倍蓰矣
然余嘗聞識者之論治亂相承否泰迭運故或因
敗而爲福自安而得危往者西北均重而西易而

北難今也西荼於兵而北差完也以理推之天其或者悔禍於西而虜亦知創殘之甚必怠於窺覦矣此鄙遠於王化狃於無事將吏貪虐兵民愁苦邊鎮守禦之備蕩然空虛虜因開市覘我也悉矣其能無朶頤於畜牧之饒乎一朝有事磨天以北非吾有也故曰今之憂不在西而在北也今年嶺北缺方伯朝議難其選廟堂舉東岳李公以小秋官往踐其任人謂李公方以文章負重名詞館藝苑虛位以須即謀猷剸割固無適而不可然舍館閣而用之藩垣則無亦枉其才也耶余曰否否

國家今日之憂無如西北而北尤重一方之治亂而舉國之安危係焉今之用才孰有重於是者李公少有遠志釋褐即佐北帥幕出入塞垣周旋於老校退卒之間其知塞上利病熟矣中年出守端州端為北路劇地又稱利窟而李公以廉能著異績至今北人慕之猶弃土之於郭細侯夫當殷憂之日蓋寄惠之地莫安疆場仁之為福是世之為長城使 聖主無復北顧憂者與真公之能事也彼區區內外一出入之間何足為公論寵辱哉世常謂文人寡實用而為文人者亦沾沾自喜以事

功為無足為通方之士豈應爾也詩不云乎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余請以是勉李公因以為贈行之言

八谷集序

嘗謂秦漢以上無文人亦無詞學無文人也而時之大夫士靡不文也無詞學也而人各指事陳詞靡不工也自魏晉以降始有以文詞自名者組織以為巧采色以為華浮謠纖靡日趨於下盖古之人敦本尚實以得於中者發而為文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我東文章何敢望中華然汙隆之機亦自

畧同在昔盛時士之攻文者舉皆本源經術以理
趣爲主故其爲文類多平實易直詞不足而意有
餘自數十年來學者厭常喜新多爲奇衺僻異之
習華日以勝實日以凋驟聽其言眞若可以軼唐
宋而上之徐而察之梔蠟之色澤耳文之敝也極
矣乃今得八谷集而寓目焉信乎其有先進之風
流乎八谷者故貧成具文懿公之號也公少負盛
名博學通經術於文章寡許可雖宗工才子之作
鮮有當其意者然未嘗形諸雌黄居平唯靜坐讀
書溫繹經義不肎以詞翰自任而詩文和暢該贍

詞理均稱盖得之本實非絺章繡句者所可擬議也胤子綾海君宬手編為七卷未及梓行季子令大司寇宏統制湖嶺遂就元稿刪成四卷而剞劂焉既成屬維序之維先大人與綾海公交誼甚篤於公實有拜床之分而不佞維亦獲習於司寇公感念先故義不可辭仍念文章之作豈惟關於情性即福祿衰盛亦可因以占測彼寒苦之士搯擢胃腎日鍛月鍊畢精句字之間工則有之要之非達器也若公所著寛平敦厚有君子長者之氣象宜其後世之後餘慶濬發自家而 國光啓無疆

之休美也然則是集之行夫豈與曲藝一技之士爭能於詞苑已乎治世之音鍧鏗悠久殆無窮已矣嗚呼盛哉

松江遺稿後序

右松江遺稿古今詩雜文捴若干篇分爲幾卷季子舍人君所手編而玄軒申相公爲之序舍人君以授維維受而讀而歎曰嗚呼余觀於是竊感否泰消長之變也始公布衣時已有盛名其釋褐當
明廟季年思治之際歷踐臺省直聲重一時及
宣廟初元慕賢勵翼興廪廪向至治而公與高峯栗

谷諸先生道同志合接武彙征爲清議所宗旣而
時事稍變朝著多釁諸公憂之或欲以調停之說
消弭之而公獨持風裁激揚無少改以是雖知公
者猶不能無以弦韋之譏而微病公仇嫉之徒論
訛四起公遂不安於朝己丑之變 宣廟知公忠
藎引以自輔旋爲巧讒所中而辛卯駭機發矣公
爲鉤黨之首栫棘絶塞禍且不測壬辰難作 天
心悔悟召公還尋出南服視師無何而公下世矣
公旣沒而齮齕者益甚竟追奪官封子姓被錮知
舊坐累者幾三十年至 今上踐阼黨禁始解旣

復公官爵諸子皆蹭通顯嗚呼豈所謂天定勝人者歟計公始登朝去今已歷三世其間升沉詘信凡幾變而世道之汙隆亦可見矣易言否泰天數也然其機實係於君子小人之消長不其然歟嗚呼可慨也已公天資高邁輔以師友淵源孝悌之行廉白之節剛介之操卓犖絕世文章特餘事耳為詩未嘗刻意鍊琢多出於對境揮灑往往雋爽飛動有聲外之韻意外之趣故譚執者稱之以為必可傳焉今人君命維曰剞劂氏將奏功矣子盍有述噫穪公而凡可言者玄軒序備矣維何敢贅

只道其所感於中者綴詩卷末

石洲集序

詩天機也鳴於聲華於色澤清濁雅俗出乎自然聲與色可爲也天機之妙不可爲也如以聲色而已矣顚冥之徒可以假彭澤之韻齷齪之夫可以襲青蓮之語肖之則優擬之則僭夫何故無其眞故也眞者何非天機之謂乎世之人以詩觀詩不以人觀詩若然者豈唯不得其人并與其詩而失之詩可易言乎哉石洲之詩談者謂百年來所未有此固以詩論也乃余實得其人焉余生後公幾

二十年弱冠幸得從公游為人廣顙哆口踈眉目頎偉而氣豪言論磊落動人間雜詼諧性酷嗜酒酒後語益放傲睨吟嘯風神散朗即不待操紙落筆而凡形於口吻動於眉睫無非詩也者及其章成也情境妥適律呂諧協蓋無往而非天機之流動也公雖以詩酒自放然天資甚高內行甚飭讀濂洛諸書見解通明雖老師宿儒無以遠過之
宣廟聞其名命進所為詩大加稱賞至以布衣佐儐使光海政亂屢以危言忤權貴竟中蜚語坐詩案以死及 今上踐阼 命贈其官以伸直道湖

南方伯沈公器遠完山尹洪公霽皆公門下士始鋟公遺稿刻成屬余序之余結髮知慕公嘗得一言奬許至今未敢忘也序卷之託又何可辭噫公以豪傑之資用志不分專發之於詩然其遇於世也只一當華使而已竒禍之憯竟亦繇是致焉不知天之畀公絶藝榮之歟抑禍之歟乃今遺集之行出於禍釁蕩之餘殘膏賸馥將沾被寰中其視富貴而名磨滅者得失何如哉逝者而有知亦足以自慰矣悲夫

重刻杜詩諺解序

詩須心會何事箋解解猶無所事況譯之以方言乎自達識論之是固然矣為學者謀之心有所未會烏可無解解有所未暢譯亦何可已也此杜詩諺解之所以有功於詩家也詩至杜少陵古今之能事畢矣庀材也極其博用意也極其深造語也極其變古人謂胸中無國子監不可看杜詩詎不信歟註解者稱千家謂其多也至其竅義粵語解有發明讀者病之久矣成化年間 成廟命玉堂詞臣參訂諸註以諺語譯其義凡舊說之所未達一覽曉然梅溪曹學士偉奉教序之然其印本之

行於世者甚鮮記余少時嘗從人一借讀之既而
欲再觀而終不可得常以為恨今年天坡吳公翽
按節嶺南購得一本繕寫校定分刊於列邑而大
丘府使金侯尚宓實相其役既成走書屬序於余
嗚呼比興之義謂無與於斯文詩直可廢也詩有
未可廢者則杜詩何可不讀讀杜而有諺解其不
猶迷塗之指南乎況是編也 成廟所嘗留神以
嘉惠後學者也重刊而廣布使學詩者戶藏而人
誦之以裨 聖朝溫柔敦厚之教興誠觀民風者
所宜先也吳公嗜學工文詞又敏於吏職乃能於

蕃宣鞅掌之餘加意斯文百年垂廢之書煥然復新甚盛舉也余既重吳公之請又自喜及其未老将復睹舊所欲觀而未得者遂不辭為之序

芝川集序

維少也頗聞藝苑餘論其稱近代名家詩必曰湖蘇芝湖謂湖陰鄭公蘇謂蘇齋盧公而芝川者長溪黃公號也及長獲睹三家詩湖之組織精緻蘇之氣格雄拔篇什之富蔚然為大集而芝川稿近體未滿二百首古選歌行絶無傳焉何其寡落也然讀之横逸奇偉名章雋句磊磊驚人即其獨造

之境眞可與二家相甬子姜所謂賦詩何必多者
不其然歟公以高才邃學早擅大名中年頗與世
塗抹擬曉被 宣廟知眷奉奏 帝庭快雪 璿
系百年之誣遂策元勳進爵極品提衡文柄爲一
代詞林宗匠壬辰之變酷遘奇禍仍爲脩郄者所
甘心以危法文致之奪爵遷謫抱枉未伸而沒生
平著述放軼殆盡胤子承旨公裒集成編藏之巾
衍世無別本及壬子之獄承旨公遺誣被逮家藏
文籍悉搜入禁中隻字片紙無復存者久之中貴
人從内裏得故紙數束以畀人將充糊塗之用芝

川稿適在其中或有識公名者偶見而認之以告
公之壻李判官郁遂用重價得以録之至 今上
當宁既命復公官封而外孫李厚源即判官之子
也為丹陽守取公遺稿授剞劂而以行狀及諸公
所為公文若詩者附刻焉既成請弁卷之文維謂
文章大業也其得之也既不易其傳之也亦不偶
若是集者有必不可泯之實遭必不得全之變既
失而幸得之將晦而竟顯焉殆若有物陰相之者
吁亦異哉公於文存稿尤尠然鄙堂一書筆力縱
横一臠足以識全鼎辨深指者當自知之是為序

送東岳李公泛海如京師序

海至險也涉海至危也犯至險而行至危人情之至不願也無不可已而樂出乎人之所不願非情也有不可已而憚其難而避焉非義也二者均之爲悖道自遼路阻梗東藩職貢之使皆繇滄海以行每行使价而下譯胥軍吏以至厮役亡慮數十人人情不相遠也然譯胥軍吏以得行爲幸爭先而競進若不得則以爲大戚爲使价者齎咨涕洟六親相吊此其故何哉譯胥軍吏利其貨爲行之可以致貨也而趨焉爲使价者私其身爲行之或

危其身也而避焉利其貨固利也私其身亦利也如其喻於義也貨固無足道者身亦有所不顧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不以利害而忻戚不以夷險而趍避君子之操不當如是耶譯胥軍吏小人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其沒於貨固也為使价者非所謂君子乎乃不知義而唯便其身圖卒之與譯胥軍吏同其汙也不亦異乎以余所睹記前之奉使者唯清陰金公暨閔公士尚鄭公紫元當行而無難色坦然若就康莊余嘗壯其人而心敬之此外豈無其人哉顧余瞯之未悉耳乃今得東岳李

公焉李公前歲承　命出按嶺北鄙驅馳往返於
關塞數千里之外旣得代而未還有司以公充
奏請副使人謂李公年踰耆矣又耽酒多疾乃於
經年鞅掌之餘而授是任無論朝家體下均勞之
道有不應爾者卽李公若以衰憊不勝任辭將何
辭以強遣之及李公至色益腴氣益舒飭裝戒行
而稱曰此　王事也我衰矣而不甚羸倦矣而不
至瘝我而不行誰當行者聞者偉之以告余曰李
公於是乎賢於人遠矣余謂使恒人而有此可謂
難矣在李公未足爲賢也夫李公以文章行義重

於世釋褐三十餘年歷職外內事不辭難亦無所不辦治設令真履大難猶不肯苟免況奉 君之命而朝 上國乎於此而有幾微之見即稍知自好者有所不為而況李公乎若乃涉海之險則有說焉易言利涉大川必以利貞為戒唯正為能行險故也今天使臣之過海也舟楫之必飭風候之必戒凡人事之可致者宜無所不盡其有幸不幸者係乎天耳忠信之心正直之道可以感異類可以協神明若是而有不獲祐於冥冥者吾不信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審爾則公又何憂

於涉險哉若夫使事之殷專對之能此誠李公所宜自盡者無俟余覼縷故不道焉

梧陰集序

功與言均稱爲不朽而能兼焉者鮮矣小家子弄毫墨搯擢胃腎斵以一藝名者固不足與議於事業之實乃若身都將相功名煇赫一世往往或有推步文如漢庭大臣者終不免富貴磨滅之刺操觚之徒鼓吻而議其後亦可恨也夫唯豪傑之士全才淹識獨禀閒氣華實兼備左右具宜施諸事則爲勳業發之言則爲詞藻旂常之績緗素之業

壽傳而並耀求之今古蓋希覯焉若故相梧陰君
公其殆庶幾乎公少用高科進歷踐臺省宏材碩
度雅稱廊廟具當黨議消長之際持正不撓最為
羣小所忌嫉屢跲而旋起晚而受知 宣廟及倭
酋嫚書至首建正議請具奏皇朝壬辰亂作公起
謫中尋膺大拜協贊 睿謨卒成恢復之烈策功
麟閣譚者論中興相業公輒為稱首可謂盛矣公
天資俊偉於詩文恒以餘贅眎之未嘗屑意時有
興會輒信筆成章不事雕飾而一時宗匠諸公多
稱賞其美所著述經亂放失存者僅若干篇公沒

三十載亂子今首台相公有韋平之拜遂輯公遺稿鋟行之而命維敘焉噫公之德業勳績自足以名世垂後無所待於文詞也然觀自古名人鉅公其殘篇片語皆為後世所傳誦蓋人能使言重而言之傳益有以永其人之不朽也公之形容在冊青功業在國史而其精神之運性情之發大略寓於是編謂公之所以不朽全在是則不可謂此非不朽之一事亦不可請以是説弁諸卷

拙翁集序

本朝當 宣廟初號稱文明盛際文學正直之士

接武朝著自黨議起而不能無消長之變夫陽奇
而陰偶奇者孤而偶者合故合者恒信而孤者恒
詘以至辛卯之禍而世變極矣一時名公俊士舉
被鉤黨之目而其尤者竄謫絶塞拙翁洪公其一
也明年壬辰國有大難 宗社播越 天心悔悟
悉名還諸謫人公赴 行朝進拜冢宰大學士尋
以憂去制未盡而即世朝野莫不痛惜始公弱歲
以詞賦冠進士既登朝 賜暇湖堂 宣祖嘗庭
試文臣公中魁選自是文譽益振遂拜藝文提學
竟秉文衡為一代宗匠公於詩不以聲色為工一

主於理致要以暢其意而止為文本源經術該贍
典實不為空言生平著述甚富而盡軼於寇難公
能暗記而錄之得詩文九百餘篇公歿三十有九
載冢孫僉者守永嘉始克鋟行公集屬維敘之維
晩生未及識公而先君子實與公同被謫維文幸
與公之胤叅議公同榜以是獲聞公名實之懿私
心常切景慕託名卷端實有附驥之幸其何敢辭
嘗聞孔氏四教文行居其先文者其華而行者其
實也天之降才鮮能全備故四科之徒亦有偏至
况其下者乎今公高才粹質俾焉寡儔和順積中

英華彪外德行著於儒林勳名載於國乘至其發
於餘事者亦將炳烺緗素而垂諸不朽豈所謂彬
彬君子質有其文者非耶洪氏自麗朝代出文人
科第不絕及公之考若兄皆以文詞重於世然其
家集之行至公始大著可謂盛矣

谿谷先生集卷之六

谿谷先生集卷之七

序 十六首

陰符經解序

昔吾夫子謹教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之訬雖高第弟子希得聞焉其見於論語禮記諸書者葢絶無而僅有矣唯易大傳是夫子自著其精藴故於性命之理最詳言之濂洛諸儒上達之論多得之於此孔子旣歿而諸子之書出焉唯老子莊周明道德之趣其言時與易繫若有相契者然其大致以虛無爲宗考其歸則似近而實遠其

餘百家之說求一言之近道者亦不可得矣陰符
經者不知何代人所作唐李筌始傳之自言得之
於驪山石室中道家者流尊其書而夸大之以為
黃帝所受於廣成子或云黃帝與風后玉女所論
著其言荒恠不經唯程子嘗稱老子甚雜如陰符
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又曰非商末
則周末邵子亦云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朱子亦
嘗為之發揮蓋有取爾也以余觀此書其文辭之
深博不及老莊遠甚然其所論天地陰陽之理頗
與大傳太極兩儀之旨相符合至其言性言心及

學術之變往往不悖於洙泗之教獨其中時有舛駁語如後世修鍊家說所以未能醇也竊意此必戰國之際隱淪君子有聞於性與天道者之所為也顧其學未必盡醇故其書不能無疵然求之諸子家言則未有若此者矣先秦諸書故多散軼不傳此書最晚出而不幸為李荃所得道家者流所傳會故人猥以異端視之莫有為之表章者向無程邵朱諸賢之論說斯書也其將闇沒而莫之白乎註解者甚衆余所覩一二家皆以二氏之說亂之不足以發明秖益為病往在丁未戊申間余方

弱冠始得此書讀而悅之妄以意見隨語箋解因置之不省者于今二紀餘矣前年冬余被疾幾殆者四閱月既少瘳索居無憀偶檢故書簏得此解閱之不覺瑩然有會心者廼於呻吟之暇稍加修潤既成而叙其大略此書子也非經也其稱經者恐是李荃之徒所妄加耳以其沿襲已久因舊不改云

水城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國之史也國史氏有常職然尚患紀載之多廢矧守宰職專理民能以餘力及於文

獻不亦難哉我東三百州郡名都雄鎭錯落相望
而其有志者不能以十數此雖細事亦足爲文明
一闕事也吾友德水李汝固往歲爲養乞外得杆
城縣未滿秩以玉堂長官徵還在任甫踰歲矣乃
能囿羅故實撰杆城志一卷杆在嶺東爲小郡又
絀號爲縣地遠而僻蓋陋邑也今得汝固賁飾之
聲名文物將流布四方地因人顯詎不信然歟余
於是又有所感焉往在己巳歲余貶官羅州羅固
雄州也余雖不才[illegible]學士以出其於著述不可
謂非其任也然余嘗有意於州志竟以病冗未果

為也噫以羅而失之於余以杆而得之於汝固是豈可徒諉之於適然而已式以余之無所成益知汝固之勤且敏為不可及也書此以志吾愧

送吳肅羽巡察海西序

為為我之學者曰物生不願材也材則為人用為人用則病於身散木以不材壽雄鷄自斷其尾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飽食而遨遊君子非之曰天之生物必使為之用也材者用而貴不材者用而賤貴者勞心賤者勞力心力無所勞而以自暇逸為得計者天民之蠹也棫樸至不材也而

盡於薪櫄梗柟豫章之材也封殖而穪嘉樹焉盜驪乘黃之駟金羈月題一日千里而羸牂瘠牛命懸於庖廚以材不材為禍福者至此而說亦窮矣士之生世也懷材抱器出身事主及旅力之未愆經營四方以成尊主庇民之業乃其志也地不能無險夷事不能無劇易吾唯知隨所遇而致其力焉勞佚安危非所慮也吾友吳公爾羽甫弱冠釋褐以文詞重於時既而稍稍發其才猷政事軍旅無所之而不可其少也故嘗佐元戎幕出入邊障習知兩西事宜及 今上臨御最蒙奬拔每國有

重任推轂者希不及焉嘗奉使朝　天矣又出按
嶺南節矣朝　天有涉海之險人所憚避嶺南之
劇實甲於八路而數稔之間肅羽再覆之矣自嶺
南還旋拜承宣夙夜服勤者幾半歲會海西缺方
伯遂擢授海西節夫海西重地也自丁卯中兵瘡
痍未蘇朝暮有壃埸之憂屬者海寇又與虜合一
動則及於門庭憂固倍蓰於舊日矣乃今舉而屬
之肅羽肅羽誠材也寧無以獨賢為歎者乎向使
肅羽之材少貶與餘人等其歷試諸劇未必若是
亟也雖然亦奚病哉古人有言曰不遇盤錯不別

利器操莫邪者理當割欲委其任於鉛刀何可得
也海西誠難為也然自經亂以來君子知奮小人
知懼懼者懲於失備奮者耻於受辱懼則戒戒則
有備奮則勇勇則有為於斯時也秉其機而益激
之鼓其氣而益厲之察其利病而興除之使民居
則有安生樂業之心動則有親上死長之志則虜
雖強不足畏此肅羽之能事也惟材故用唯用故
勞勞而後方有成能欲有成而無勞乎肅羽所代
者吾弟紳也吾弟自海西而進於關西比肅羽為
益勞矣然皆 王事也豈敢告病在邑而飲酒在

塗而雨行勞逸則懸矣賢不肖何如也請以是鮮
肅羽又以鮮吾弟

送家弟顯國按節關西序

吾昆弟童年早孤奉太夫人零丁窮苦幸籍祖考
遺澤及太夫人之教誨力學飭身粗有成立伯氏
不幸早世而吾兩人際遭 聖明依日月之末光
十年之中驟躋通顯吾以孱病旣忝長天官大學
士者各再而吾弟亦入貳八座出典雄鎭至再建
節領方面此誠衰門之至慶而布衣之極也每念
國恩隆重無以報塞夙夜慚懼而已今年春吾弟

自畿南防禦使擢按海西至秋廷議重關西又擢授關西節夫關西故是八路藩翰最重地自胡虜陸梁疆場之事殷矣今舉而屬諸吾弟其榮則至矣其憂與責當何如也況親年當喜懼而違離膝下不得奉晨夕之懽仕宦本以為親今將未免貽戚吾弟當何以自解於心哉雖然吾少而嘗學詩矣圻父尸饔之歎發於情也四牡將母之詠歸之義也吾家本貧今幸需祿賜可以不乏甘旨而吾身雖病亦能粗脩温清之奉則尸饔之勞非所憂也吾弟業已身當王事靡盬在念宜亦不遑於其

他　君親恩義有時而相輕重移孝爲忠之訓所以著於經也吾弟其可不勉哉抑吾又有所諗焉昔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崍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及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漢史記其事後世兩羨之吾獨謂王陽誠孝矣然旣出身事主夷險之變何所不有若爲一畏道遂至去官則凡可以危身奉上者皆將不肯爲耶王尊勇人也事不辭難固善矣然遇險而不戒若至於摧轅覆車以傷其身則傷於勇而反失其所

以爲忠矣何其不思也受命不貳以盡瘁服勤爲己任臨事而懼以暴虎憑河爲至戒進足以報國退可以事親然後忠孝之道全矣吾弟勉之

芝峯集序

自維始齒事每聞前輩諸公論當世第一流人必稱芝峯李公恒舉其字曰其甫金玉其人也維固稔聞而心識之旣而遭罹否運世道交喪雖號稱名士大夫者亦多隨流變化或刓方爲圓或染貞爲黷而賢者不幸往往觸兇歛胥禍罔顚連危阽者有之惟芝峯公恬穆自守危遜適宜凡世之溢

垢圂不得以毫毛浼公即機辟罻羅亦無自而加
諸公維時屏處田園每高公之趣操而竊嚮往焉
及今上踐阼徵庸耆喆而公登朝通顯為清流
儀範維亦幸聯武朝列時時獲私於公公不以晩
進見鄙輒為之傾倒揚搉理義品隲藝文以至古
今世務靡所不講維於是益服公邃學博識測之
而彌深酌焉而不竭蓋古所謂大雅君子華藻之
義特其土苴耳居久之進拜冢宰凛凛有台鼎之
望而公遽即世矣公少而嗜學於書無所不觀於
文詞無所不工而尤深於詩其為詩常疾世俗俛

僕嗷嗥之習必以唐諸名家為法則故其聲調諧
協色澤朗潤有金石之韻主章之質焉文亦主於
雅馴不作近代僻澁語玄軒中相公嘗稱公詩神
而化之五山車天輅南窓金玄成亦以為格高語
妙句圓意活優入盛唐閫域其見重於藝苑如此
云傳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夫文章亦藝也世固
有飾羽而畫以施蠟自售者矣惟深於天機者不
然意發而後詞見焉質立而後文施焉義在其中
而暢於外故曰詩可以觀若公之為者是已不如
是何足以列於立言而稱不朽哉公既沒諸子以

公家集授剞劂而徵弁卷之文昔蘇長公於歐陽文忠張文定皆有知己之感故序其集而詞致深篤維之不佞誠無所比數獨於公積二十年景慕之私終見知於暮途區區感槩于中者自謂不後古人故不辭而為之序

南窓雜稿序 以下續稿

我東俗椎鮮好事文人述作罕有鋟行於世者近歲稍稱右文操觚家競出遺集可謂盛矣然徐而察之未必皆其人也蓋其家世隆顯胤冑趾美則雖折楊皇荂亦可以混響韶頀咄嗟之頃能令木

安而紙貴即窮塗冷族雖懷雲夢之富藴隨和之珍沒世之後旋就湮滅是以孝標興秋草之感子駿有醬瓿之譏雖關世情理亦宜爾余抱疾閒居今朝聽起盥櫛甫訖忽報海西信至乃方伯吳爾羽手簡也以新刊南窓稿一卷見餉書中自陳童年從南窓公遊挾筴周旋最蒙奬許公嘗手寫五七言律絕百餘篇見遺託以異日面目言甚悲切屬意似非偶然恒藏之篋衍不敢失墜及按海甸遂捐俸鍥梓既已告成雖不足為公不朽地要以自伸宿志庶幾不負公相託耳惟子亦雅知南窓

蓋以一言引之嗟乎古人重知己之感或有生来
不識面孔而只為詩什中一語相許便託死生之
契者況肅羽甫以妙齡英秀受知於斯文老成針
芥之合逈出流輩則今之有斯役其亦衷情之不
能自已者歟南窓公操履端粹學識淹雅詩文並
美草隸兼絶盖所謂玉質金聲者而身沒無嗣門
户零替遺草殘墨将放軼無傳譚者為之歎惜肅
羽甫此刻雖不能載公之全亦可使潛光發耀藝
苑吐氣甚盛舉也樂道人之善者其可以無言乎
南窓公金氏諱玄成字餘慶弱冠擢文科官至二

品以老壽終芝峯李公銘其墓稱道甚備云

頥菴集序

國制選儀賓事異前代既受爵便與朝紳殊籍內有尊榮豪貴之樂而外絶功名進取之慕故居其地者類多沉酣於聲酒綺紈蒱博狗馬之玩其於砥行立名修辭游藝之事盖有不暇念及焉夫唯豪傑特立之士乃能湫然高舉不以衆所同好役其志而獨留心乎其所不暇念及者以自託於儒林而流聲竹素此特百千之一耳若故礪城都尉頥菴宋公是已公天資過人實有卓志儁才身既

蚤貴乃獨痛刮豪習循循自飭積文種學視布素有加焉卒以行業詞翰名於世觀其所樹立不唯絕出流輩即號稱賢士大夫者亦無以遠過焉嗚呼可謂難矣歷觀前史尚主而賢者如王武子劉真長王子敬諸人其風流才致詎不標令可尚哉至其雍容禮法被服儒雅則視公或當少避嗚呼可不謂尤難乎哉公有詩文十數卷遭亂放軼存者猶若干卷公之孫某嘗鋟梓于鼎平而藏之家久之不戒于火爵攸所及板遂多缺今年曾孫熙業出宰杆城乃刋補其見燬者既成請維序之維

不佞自結髮聞公之風而知慕焉既而從諸老先生得見公禮說一二又從山人衲子卷軸之題得見公詩律又從碑版墨本得見公筆蹟而獨以未窺大集為恨乃今獲聞剞劂之役其何能已於言耶抑維於此又有感且戚焉維之先代與公有世雅高祖柳亭公以文章名世先君子少時嘗以遺稿就公刪定將鏤板而失於兵燹今無存者公之集雖不全猶能刻行於世是其一幸一不幸豈亦有數存焉歟數繫乎天人固無能如之何矣然其為子孫之遺憾何有窮已故余序公集而因併述

其感傷焉

成廟御製瀟湘八詠帖序

瀟湘八景之勝擅名海內古今詩人賦詠不勝其多而姸醜巧拙各隨其人惟我　成宗大王萬幾之暇戲賦短律十六章每景各二章流傳藝苑咸以爲在聖人誠爲餘事終非詞人墨客所能到也我　殿下命元勳八人各寫二章唯延平府院君李貴未及寫進而歿從其家得草本字多剩缺紙亦不類乃　命畫史李澄描以繪事聯爲巨帖旣成　命臣維識之臣維竊聞詩固性情之發而書

亦心畫也洪惟 成廟以天縱多能之聖神藻膺韻高出前代八詠之作雖出於偶爾游戲無非陶寫性情之一端也即諸臣筆蹟各有長短要之皆心畫之形於外者我 聖上之爲是帖上爲而對越 聖祖寓目咳唾之餘亦是以起羹墻之慕下爲而注念勳舊觀其手蹟不特如丹青之憶老臣鼙鼓之思將帥則玆事雖微其所係之重爲如何哉其視前世帝王留意書畫躭賞光景徒爲玩物喪志之歸者何啻穹壤猗歟美哉猗歟盛哉

踈庵集序

始余讀易至節之甘苦歎曰甘節尚矣然不可必得節而至於苦則離於中道然非志之篤而守之確者亦詎能安於此哉世衰道微利欲横流胡廣呂温之中庸猶足以欺當世而特立獨行守節清苦之士往往見訾於流俗聖人之惡鄉愿而進狂狷其以是夫故友踈庵任茂叔有絶世之操其剛貞如金石泠潔如氷雪言論嶄巖有壁立千仞之勢家世本華腴而生来不問產業既釋褐貧益甚陋巷矮屋不芘風日土床無籍脫粟不給人之見之者殆若無以為生而茂叔怡然自適未嘗有悴

色也光海時坐直道逆黜當權奸用事以呂擭鼎
鑊制一世清名之士頗以遜默自晦而茂叔危言
激烈不少挫 中興之初歷揚臺閣高標直氣為
士林所尚方駸駸嚮大用矣無何暴疾不起嗚呼
若節之士常患難於際合若茂叔初雖蹇連既而
遭時且顯用矣而竟夭閼豈所謂命與數者有以
限之耶嗟乎惜哉茂叔才甚高記性絕人於書無
所不覽覽即無所不記故其學甚博為文章多贍
藁立就其沒也門人權侙收取遺草就澤堂李公汝
固編定為五卷鏤板于中原縣監李侯培元達源

寥訪姜與載實幹其役余謂茂叔生平著作必不止此蓋其放軼者多也然觀斯集者於排律大篇可以見其富於騈偶諸作可以見其精於讀國榮游水鍾等文可以見其識雖其游戲漫與皆可以見趣操之所存嗚呼是足以不朽矣使世有良史將傳卓行文苑則疇能先茂叔而標名者不然而徒欲操空文以傳遠者抑末矣

漫筆自叙

人不可無所用心亦不能無所用心謂博奕猶賢乎已此夫子警夫惰游者然亦有有為不如無為

者顧人自不能爾余自幼鄙拙無它技惟以讀書著文為本業則平居捨是宜無所用其心也數年來有幽憂之病杜門謝事沉淹於藥餌砭焫之中于斯時也唯當栖心澹泊塞兌葆光庶幾不悖於養性衛生之經矣習氣所薰不得頓除雖未嘗覃思結撰伏枕呻吟之暇時時拈筆草小說瑣聞纔有一二發明者餘食贅行道聽塗說皆歸於德之棄矣此亦不可已者耶雖謂之枉用其心可也業已為之不忍棄捐遂錄為一通因自志其過乙亥正陽之月谿谷病夫題

牧場地圖後序

馬政國之重務也周官校人實掌王馬之政而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夫畜牧猶稼穡以得地為先故周有非子而必取汧渭之間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必就隴右河西而後馬大蕃息然則牧地又馬政之本也　國家設牧場多在洲島蓋以就不食之地也　國初盛時宜無有場而無馬者升平既久馬政漸弛當　宣廟中年牧場之廢者多至四十餘所因經壬辰之變繼以昏朝亂政及丁卯虜難萬事無復舊觀即群牧之凋瘵無足

恠也臣曙待罪太僕有年所矣日夜思所以稱
上任使之指建請愼簡監牧而嚴其課績其於馬
政蓋不敢不盡其心力矣然計甲戌考牧匹數視
平時殆減三之一而牧塲之廢者幾乎加倍矣壞
久者難補理亦宜爾臣曙謀於寮宷曰馬之耗者
猶可以漸息也牧地一失不可復得諸塲之廢者
多矣若因循隳弛爲有力者所侵冒後欲復之不
亦難乎今唯有修明圖籍俾後人有所考據不至
失墜此吾輩事也本寺舊有牧塲地圖經亂放失
久矣迺今諸監牧各寫送牧塲圖合爲一編凡幅

員闊狹牧畜牝牡牧子多寡之數悉書于其上旣成授進以備 睿覽藏其副于本寺又送春秋館藏諸史庫我國八道唯江原道無牧場京畿三十場有馬者十六所監牧官二員公淸道十場有馬者四所監牧官一員全羅道四十二場有馬者十四所監牧官三員慶尚道二十一場有馬者四所監牧官二員咸鏡道六場有馬者五所監牧官一員黃海道十場有馬者七所監牧官二員平安道四場兵後皆廢揔之牧場百二十三所而有馬者五十廢者七十三躭羅在海外關西四場爲遼民

所占箭串郊於國都故今皆不圖其餘皆圖場之廢者往往募民開田收其入以佐芻秣或有入於諸宮及宅衙門者異時國馬漸蕃則當次第復舊此正今日作圖之意而深有望於方來者也臣維亦忝提調與聞其事謹以識諸卷末

馬經諺解序

人與物並育天地間得氣有偏正賦形有鉅細然其含生則均也古之人推仁民之心以及於物雖昆蟲魚鼈之微皆欲遂其生況六畜之用於人者孳畜之類莫如馬其為用可謂大矣故有國者莫

不以馬政為重夫欲馬之蕃在於善其養而除其
疾而已馬之為物其五藏六府經絡血脉略與人
同而寒熱燥濕飢飽勞佚皆足以致疾不究其理
無以盡其治此馬醫諸經之所以作也國家廐牧
之政皆轄於冏寺完豐府院君李公曙實為提調
常念馬病之難治而馬醫之懵於術也既鋟行馬
經四卷又輯節其要義譯以諺語剞劂而廣布之
將使輿儓廝役皆得以按方施治瞭然於心目之下
用心亦勤矣古者馬政莫備於周官既設校牧庾
圉之職分理其事而又有巫馬掌養疾馬相醫而

藥攻馬疾焉夫治馬而至於兼用巫醫聖人之致其纖悉乃如此然則完豊公之纂是書亦可謂合於經義矣余幸忝寮寀樂觀厥成而爲之序云

谿谷草稿自叙

余結髮治文詞顛毛已種種矣世稱文人多夸嫮自喜然余實朴鄙每一篇成人或妄稱之徐而鏡考古作者未嘗不欿然自失即臨深以爲高非其志也幼時所作既壯輒焚棄之中歲手抄雜稿詩文各如干卷閱十餘年而再忝文衡所著撰幾倍簁焉乃取文自癸酉以上詩自甲戌以上通前稿

而彙分爲詞賦十六表箋二十三教書十冊文三箴銘賛七三雜著四十説九序四十二記十五祭文三十八碑志二十六行狀五䟽劄五十啓辭十七奏咨三十檄一呈文二帖四十五詩五言古百四十三七言古四十一五言律四百二十一五言排律四十四七言律四百三十二七言排律七五言絶五十七言絶二百九十二六言十雜體四十四總千八百六十餘篇繕寫爲二十六卷繼而爲者將目以續稿云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愈也爲覆瓿之譏而輟其業亦非達識也知我者幸勿見罪

壬午榜會帖後序

崇禎七年冬某月設壬午榜會于騎省之故廨會者八人而三議政在焉居夂之右相仙源公以書命維曰司馬雖非大科登名于榜者類非童稚之儔自壬午至甲戌已閱五十三歲宜其人之皆老耋而在世者無多也吾榜二百人存者不能什一而居在京輦者只八人耳乃能同堂合席舉觴相屬蒼顏白髮共盡一夕之歡誠老境勝事也抑是會又有絕異可紀者夫司馬古上舍選也自上舍而登科第者稀矣登科第而得膴仕者又稀矣膴

仕而至金玉之班滋稀矣踰金玉之班而致身台
鼎者又能有幾人哉一榜而有一人作相猶謂之
難況吾輩三人同時鼎列聯席於一會者乎此盖
夐絕前後所未有者咸曰不可以無紀也已作小
帖圖其狀而錄其名氏子其為我文之維復曰榜
會常事也其榜近者其會彌數常則不足紀也數
則不勝紀也若茲會者誠可謂曠世稀覯者也會
中諸公其齒高者固已踰八袠而上之最下者亦
過七旬夫耆英九老固以齒會者今則不期齒而
齒皆尊何其異也國有三叅相而同出一榜同會

一堂又同躋高壽嗚呼此豈人力之可致者 先
朝得人之盛 昭代錫福之厚於此可見其一端
請以是說識簡末

月沙集序

自歐陽氏論文章有窮而後工之語操觚家多稱
引爲口實夫雕蟲寒苦之徒風呻雨喟噫嘆飛走
爭妍醜於一言半辭者以是率之猶可也乃若鴻
公哲匠冠冕詞壇彰其色而黼黻青黃協其聲而
笙簧金石以大鳴一世者此其人與方豈囿於窮
達之域而格其巧拙哉歷觀前代豪傑之士以文

章欽身寧輔兼擅藝苑之譽者蓋曠世罕覯而唯
我朝為最盛此殆祖宗右文之效若故相國月沙
李公眞其人哉公自布衣時已有盛名甫釋褐攝
官起居注　宣廟臨朝見公記注贍敏為倚案注
目久之不覺研滴墜水沾公衣　命黃門拭之此
公受知之始也兵亂後恒管槐院文書每一篇進
上未嘗不稱善　錫賚相踵或命錄進草本及辯
誣事起　特命進秩充副使所草奏本同時應制
者凡數人而獨公作稱　旨華人見者萬口傳誦
至廷臣覆議稱其明白洞快讀之令人涕涔涔欲

下自是公之文名遂震耀寰宇矣無何而踐八座
握文衡為一代宗匠論者謂文人遭遇之盛古今
鮮公比云 宣廟知公雖深然無如消長之數何
竟未能究其用尋遭否運當彝倫變故之際守正
不撓屢阽不測及今 上龍飛公與諸耆碩同被
眷遇竟膺大拜艱危之日盡瘁彌綸惓惓忠愛之
誠屢形於章疏而公亦已老矣公於文詞天才絕
人雖高文大冊多口占立就而辭暢理盡自中繩
墨 宣廟嘗稱之曰寫出肺肝溫籍典重其知公
也至矣公既沒而諸子將行家集謂維嘗出公門

下辱徵弁卷之文噫公之文章不唯國人知之天下之人擧知之晩生末學强欲贊以一言是何足爲公重哉然維嘗觀 皇朝汪學士輝叙公朝天詩有曰生意洋然神理煥發卓異曾劉駕軼李杜夫汪公身生華夏文明之會其所見者大矣而朝天一稿在公特豹文之一斑耳然其稱道乃爾如使汪公盡見其所未見其爲說豈止於是耶夫文章世固不乏若公雍容大雅得質文之備內以明主爲知己外爲中華所稱慕施之廊廟則藻飾治道用之急難則昭雪國誣名實絶粹照映竹素

古人所謂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者非公其誰當之
公之詩文以卷計者八十有一而續集不與焉
國朝名家集未有若是多者易大傳曰富有之謂
大業不如是何以稱大家歟嗚呼盛哉

故右議政楓溪金公自撰墓銘後叙

崇禎十年正月壬戌清兵陷江都故相楓溪金公
死之兵既退諸子遍尋公體骸卒不得迺奉遺衣
服斂諸棺用是歲某月日葬于楊州先塋某向之
原公眖節嘗自爲墓銘屬諸子曰我死毋爲從人
乞文以是納諸壙足矣至是諸子得之巾衍中觀

者咸曰義哉備矣詞約而事核不可以有加矣唯是公所未及紀者亦不可以無述也公少游牛溪成先生之門甫踰冠升太學大爲章甫所重己丑逆變起諸生應旨上疏推公爲章首旣釋褐歷踐清華 宣廟朝嘗長諫垣入對極言宮禁不嚴之弊 上厲聲詰曰所指有何事耶公對曰外間皆言某也將得某官某也有罪且見釋已而果然此臣所以言也相臣沈喜壽進曰金某此言可謂鳳鳴朝陽 上意解荅以溫旨明年春出爲定州牧使秩滿還遷爲尚州安邉比六七歲不得處朝中

銘所謂一言嬰鱗三州製錦者此也公治郡有異
政居三邑皆蒙表裏之　賜定人為立石以著去
思癸丑大獄起公與玄軒申公秋浦黃公月沙李
公等十餘人同被逮繫光海亦知公無它即釋之
光海將廢　大妃奸臣脅百寮庭請之不從者禍
且不測公終不一與焉兩司啓請遠竄會光海自
有所疕寢其事公連遭內外艱流落甚困銘所謂
志不詭隨遯于荒野者也　今上踐阼公以　先
朝宿望大被嚮用　皇朝降封典公承　命儐冊
使丁卯之變為留都大將皆以稱職聞遂歷長兩

銓壬申春始拜相踰年以病免甲戌復入中書明
年辭遞公雖去位每國有大論議輒委意盡言終
不以時議詆訿有所撓也丙子十二月清兵猝至
上將幸江都　命老病宰臣從　廟社主先徃公
承　命以行俄而敵兵逼京城江都路絶　上幸
南漢城南漢被圍四十餘日内外斷絶援兵至者
輒潰敗而江都守備甚踈公憂之甚屢為任事者
陳計策不見用人或勸公宜預為避禍計者公曰
主上在圍中安危未可知　宗社嬪宮元孫皆在
此吾獨何地圖免居數日敵用車載小舟直犯甲

串津人心驚擾敵兵乘虛渡樺抵西岸我兵在水陸者皆崩潰敵相繼大進無何先鋒至城下公知事無可為與家人訣觧所着衣以與之遂上南城門樓積火藥于前麾左右使去左右或去或不去公取火投藥中烈焰忽起併樓屋捲去其未及去者皆與公同死正月二十二日也公享年七十有七天資剛方端確意有所定則雖賁育莫能奪其廉白之操絕出於人平居未嘗問產業立朝五十年位至三公而甑石屢空家人每稱貸以舉火衣無文綵食不重肉至於祭祀品式皆酌其豊約之

宜令子孫遵行焉公少工書尤精篆籒國家大典禮須用篆文及公私碑額多出公手然公不甚自喜既老遇有求者輒以眼眚辭故人尤以得公蹟為幸焉公交游甚盛其執友五六公者皆世所稱第一流往往以文章德業致位卿相至其未塗樹立身後流芳則宜若無能先公名者雖然自世道言之寧不為不幸哉悲夫夫人 贈貞敬夫人安東權氏某官某之女先公四十三年而卒有子男三人長曰光炯早卒次光煥春川府使次光炫文科戶曹參判女長適司禦南好學次適判書張維

次適郡守李以省側室子曰光孀策振武勳抱川
縣監女子四人光炯守壽昌司僕寺主簿光煥子
壽弘進士光炫子壽仁祥原縣監曰某棊幼女子
五人南好學有一男三女男曰老星兵曹佐郎張
維有一男一女男曰善徵李以省有四女光孀有
一男四女內外孫曾男女若千人